



文  
選

和  
分  
22





和  
門  
號 505  
卷 22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五十一

明治三十四年  
九月六日  
購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張銑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秦之過  
翰曰誼有過秦二篇論秦之過

秦孝公據殺

五臣作嶠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善曰韋昭曰嶠謂二殺函

函公闕  
至孝公益疆盛故先述之擁據也

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殺函右隴蜀

濟曰秦

君臣

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

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善曰春秋握誠圖 諸侯冰散席卷  
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苟





含天下周易括囊無咎各無譽良曰周室天子之國當是也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欲取之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鬪諸侯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

曰關西為橫衡音橫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於是秦

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侯謂關東六國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向曰拱手取言易也孝公既没

惠文武昭善曰史記孝公卒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善曰李斯

上書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

割膏腴之壤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土田良善

也要害山川險阻也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

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善曰

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良曰盟誓約也銑曰締結也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善曰史記平原

公子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八后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約從離橫善曰言諸侯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向

之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齊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善曰呂氏春秋

使孔青將而教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二萬以為二京齊

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掃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

此之謂內攻之然齊越趙人也除尚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

曰始將連橫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

謂杜赫曰願季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向曰齊明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翰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

文選五上



周最陳軫石紹滑樓緩翟亭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

策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樓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

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字林最才勾切戰國策秦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

憂人任秦亦仕楚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楚

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

滑音依字戰國策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

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

緩魏相翟景木詳史記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

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樂毅賢

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

臣燕昭王以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留田忌廉

為亞卿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

魏之間臆亦孫武之後田忌進孫子於齊成王帶佗未詳

呂氏春秋王廖黃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五兮切戰國策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便

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廉頗趙之

將也趙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趙奢嘗以什

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論語注

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良曰言諸侯秦人

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秦人

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善曰九國謂

趙宋衛中山遁逃史記作遂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善曰李爾雅注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善曰韋昭曰大櫓曰櫓

濟曰軍敗曰此百萬言多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也櫓大櫓言流血漂之



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五臣本無事善曰史記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桓公

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

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翰曰自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振卒也史記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濟曰時周分為二

鞭笞天下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敲擊也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咎扑補以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善曰百

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史記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章詔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

此二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頭作頸委命下吏曰

俛低也係頸曰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藏天下敢有藏

黔首銑曰百家言經史之隳名城殺豪俊善曰

日壞城恐復隄以為已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的鑄善本作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善曰

日鑄箭足也舒展曰鑄是打頭鐵也史記始皇收天下兵聚

守咸陽以銷鋒鋦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官庭中鑄或

為鐻音巨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然後踐華為城

因河為地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



高深廣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曰疊

大而言 十萬曰億不測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

問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 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

取其堅固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濟曰沒死也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五臣本 隸之人而遷徙之

徒也善曰史記 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

如淳曰酈古文氓氓人也 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繩為樞以

賤材能不及中庸善曰中庸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善曰史記

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因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

年之間三致千金 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

常寒聞朱公富生而問術焉公生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符乃

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 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

曰猗頓 向曰陶朱公猗頓 躡足行伍之間僥起阡

陌之中善曰 躡音疊 僥音免 時皆卑

涉行至蘄遇雨不得已而幸事也躡 率罷弊五臣本 之卒將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善曰碑蒼 揭高竿也巨列切 莊子揭竿求諸

而無旌 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善曰莊子 今使民曰某

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竿為旗

今使民曰某

今使民曰某

今使民曰某

今使民曰某



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贏擔也音盈 銑曰如 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於涉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五臣 困之固

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弱自然也 陳涉之位不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耨憂棘矜不

銛息於鉤戟長鍛善曰孟康曰擾鋤柄也 尔雅棘所也言鋤柄及戟棰也槿巨申切

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說文鍛鐵有鐔也

濟曰耨鉤柄也棘矜戟也鉤戟鍛皆兵名謂九國 誦戍之衆非抗於五臣本 九國之師也善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善曰史記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銑曰謂不及 六國之將相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

矣善曰莊子 大樹比銑有圍司馬彪曰絜市也下結切 向曰謂六國滅而涉盛 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絜圍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率也 招音翹 良曰招率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

嘗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 然後以六合為家殺五臣

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 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異郵 君殺妻誅為天下笑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隳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善本作倩 善曰漢書 朔又設非有先生論 良曰非有謂无有也言無有事而明君臣之義以風之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先人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懈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善曰率然輕卒之貌 向曰率將然猶忽然也高卒者敬之也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善曰呂氏春秋 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 翰曰佳善也靡曼好兒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五臣有為先生不

取也五臣本蓋懷能而不見五臣是不忠也見而不

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濟曰殆近也非有先

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聽之辭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

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

易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 銑曰竦正也於戲歎也可乎言不可

也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辭何得輕易而為之 夫談者有悖蒲於目而佛於

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 字書佛違也佛扶勿

或有悅於目五臣本順於耳快於心而

切 銑曰悖逆 佛違也及也



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

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

人以下不可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五臣有于焉先生對

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善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

閔五臣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

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論曰慙傷

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先人五臣作為天下笑善曰禮記注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

易濟曰紛然多見蒙被無罪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遂及飛廉惡來革等

善曰史記中涓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

殷紂說苑子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王代紂二子身死牧之野良曰二人皆詐偽

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巧言令色鮮

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

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銑曰弛廢也言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逾煦煦况終無益於主土之理

于

文選五上



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

善曰論語煦煦和說之

直懼嘔嘔喻煦煦與嘔同音吁

論語志士仁人將儼臣

無求生以害人

向曰愉愉煦煦進諂之見

本無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善曰拂與弼同則忤於邪主

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

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子夏

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

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善曰論語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至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

向五臣本作懼然易容捐薦去几

危坐而聽

善曰懼敬見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也捐棄薦席几案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

也危坐敬之也

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善曰論語楚

孔子子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狂接輿歌而過

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

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

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

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

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五臣有水字之陽以見

文王

善曰魯連子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得大馬非



熊非寵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心合

于滑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銑曰負鼎俎是耻辱也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

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孟子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

祖誼五臣本作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向曰本祖者以仁義為先摠集也類法昌盛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

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不變奪也倫理也臣子

之職既加矣於是裂五臣作列地定封爵為公侯傳

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

下交頤善曰穆猶默靜思貌孫子兵法令發之日立曰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絲絲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善曰說文綿聯微也爾雅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五臣作

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

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宮鄭聲淫樂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



得其宜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國無災害之變民

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虚五臣本作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善曰禮記鳳皇來集麒麟皆在

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

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

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

貞五臣作植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濟曰四子謂微斯文李虛儀夫子字游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

作傳善曰美善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襄

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

焉善曰論語道貧且賤焉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

趨學有日矣善曰距躍不行也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

再躍則涉良曰距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室而迷是伯牙去鍾期而

其邦可謂仁乎鏡曰懷室謂懷德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道帝堯也

善曰廣雅 遁避也 向曰伯牙善鼓琴 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交也舜禹

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 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君遁逃也於是欲

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

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鴈則翔四海

善曰楚文 蚊蠅蠶人飛蟲也 莊子蚊 蟻蟻膚蚊下切童莫衡切 爾雅東西

牆謂之序 文子童與驥致千里而不飛 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馬也僕雖置頭五臣 本作

願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置愚 也達通也文學

曰陳懇誠五臣作 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

門善曰春秋說題 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注 南子注曰本朝曰朝也 良曰懿美誠信也話善言也夫

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善曰禮記 介紹 而傳命 統口介

紹傳 命也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

善曰呂氏春秋 甯戚飯十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淮南子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声也

向曰甯戚飯牛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 越石負芻而寤晏

嬰善曰晏子春秋 晏子之晉至于中半暗弊冠皮表負芻 負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

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半見使將滯晏子曰可為為

僕對曰吾身不免陳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

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

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

曰臣聞之士者諒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

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

同夫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意 非有積善累德之歡皆

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五臣本無也字 翰曰觀見也故毛嬙西

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暮 姆母 倭 於 愧 古 善 譽

嫫母倭於愧古 善 譽

古善譽

善譽



者不能掩其醜

善曰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姣也衣之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問嬖子奢與之媒也嬖嬖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木詳所見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

嬖婦人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

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

常路也

良曰咨歎辭也特獨也

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

五臣本

但懸曼瓘蒲苴不能以射

善曰音類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曼

長也鄭玄周禮注結綴於矢謂之瓘瓘高也列子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變爲於青雲鏡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斲也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瓘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相須而成也曼瓘也結綴於矢故膺騰撒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

徑蒙涉田而能

五臣無能字

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

說文擊擊也擊與撤同凡設切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声名易致也膺膺騰躍撤擊也徑蒙謂衝突蒙籠也才蔽於無人行衰

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

聞命矣

翰曰敬聞求友之命

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

索友歷于西州

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

有二人焉乘輅而

歌倚輓

善曰輓車也言所以步之於路也

白虎通名車爲輅者何者輅端橫木以縛輓也良曰輅車也輓輅端木

舒繹曲折不失節

善曰禮記曰擘擘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濟曰中合也雅大小雅

也轉運聲之飄颺也律六律也擘緩舒繹柔和之聲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

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

善曰儀禮



曰士相見之禮也冬用雉夏用駒左頭奉之

禮文既集

善曰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

禮畢

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知寡見

向口謂

寡

五臣本 聞 善曰劉德漢書注俚鄙也

翰曰

曩從末

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

敢問

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

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

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

屢降瑞福

善曰如淳漢書注太上天子也

尚書大傳股肱謂臣也洪大也

故作三篇之詩以詠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

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

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韓

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舍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人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善擊知吾好此大嗜晨鴈也雖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鴣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爲喻曉也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

詠之也

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適今子所歌復何尚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

密

五臣本

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

君術明而臣道得也

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

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



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

身敬節止趨進也

向曰

好惡不形

五臣本

則是非不分節趨不

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

武砭

夫凡人視之

快

他

沒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

善曰馬融論語注蘊藏也

戰國策曰骨疑象武大類也

張揖漢書注武夫石之次玉者

庸之君快忽忘也

良工理玉之工也和

寶謂如下和所獻寶

精練

五臣

藏於鑛朴

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善曰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

練也說文曰鑛銅鐵學也鑛與鑛同瓜並切

翰曰鑛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見巧冶理金之工也幹幹也

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

善本作

氓所不能命哉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

其有成功

廣雅命名也

詠歌其何以知之巍巍高

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

美

五臣作

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聊

五臣

信

宇宙

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兒也寂寥曠遠之

貌

寥

貌

何以加茲

善曰爾雅云究窮也郭璞曰謂窮

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

是以每歌

之不知老之將至也

善曰論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

而忘其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善曰

也

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

信順如

夫忠賢之臣道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

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



哉愚竊惑焉

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周民可比屋而封

良曰據舒也洪長也瀾

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惑疑也

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日善

論語君召使擯色勃如也

曰是何言與善曰孝經曰勃怒也皆溢怒目精出於目睚也

言與向曰怪其言不當

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

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

善曰毛詩周頌清廟祀

文王也周公既成維也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大雅序

悉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

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

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

道濟曰偽詐也殆過也鄙恥也累辱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

來不殆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者者

之老

善曰虎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

良曰濡潤也感愛惜朝

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

良曰淳厚流

於是皇澤

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

詠之也

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

銑傳曰詩人

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

五臣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路之也

善曰樂動

此臣子

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

失得不亦遠乎

善曰億度之言無限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忘億度

韓子有尺寸而

馬融



論語注 罔誣也大人謂天子 周易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向曰罔無也億度天文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 寥廓廣犬也大人天子也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 樞機權要也方伯諸侯也

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諄之 善曰戰國策荆軻見太子 太子再拜而踞膝行流涕

翰曰許 行潦老 暴集江海不以為多 鱸 秋 鱸 善 並 審也

逃九戩 域不以為虛 善曰 左傳君子曰潢汙行潦之 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 爾雅鱸鱮郭璞曰今 泥鱮也鱸似立切 山海經注鱸魚似地 毛詩九戩之 魚鱸魴 爾雅九戩魚網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 是以 不以一物而虧盈也行潦雨水也鱸鱮魚名九戩大網也

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

文武不以卑 善曰呂氏春秋 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 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論語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 良曰言帝王之德 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恥周而自

餓于首陽山也文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 武謂文王武王 善曰毛詩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 使黑汪黑使白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以伐虢 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其實王邪可 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名孔丘墨墨翟皆聖賢 也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 向曰質正敏 達舒布也 采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 善曰爾雅董正也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 出如綍音弗鄭玄曰王言出彌大也 翰曰董篤也 禮記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緝釣魚繳 也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善曰毛詩序 甘棠美召之也召伯之 教明於南國 翰曰倚立也 二客雖室計沮 議河傷 善曰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于理乎言 未傷也爾雅曰室塞也 濟曰二客謂又學與夫子 也室塞也沮敗也何 傷言無傷於理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孔墨 善曰毛詩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 使黑汪黑使白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以伐虢 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其實王邪可 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名孔丘墨墨翟皆聖賢 也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 向曰質正敏 達舒布也 采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 善曰爾雅董正也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 出如綍音弗鄭玄曰王言出彌大也 翰曰董篤也 禮記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緝釣魚繳 也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善曰毛詩序 甘棠美召之也召伯之 教明於南國 翰曰倚立也 二客雖室計沮 議河傷 善曰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于理乎言 未傷也爾雅曰室塞也 濟曰二客謂又學與夫子 也室塞也沮敗也何 傷言無傷於理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也室塞也沮敗也何 傷言無傷於理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也室塞也沮敗也何 傷言無傷於理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也室塞也沮敗也何 傷言無傷於理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五

本無焉字 善曰論語 當仁不讓於師 良曰微少臣大措致也夫子曰否銑曰否王然也夫雷

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善曰呂氏春秋 春始雷則蟄蟲動袍開鼓鏗

鏘七而介士奮竦善曰 禮注 左傳卻克援袍而鼓 鄭玄周

底幽隱處也 袍擊也 鏗鏘 聲也 介七甲士也 竦躍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

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

亦勿疑五臣有也字 善曰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 翰

與陳丘 子曰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善曰馬融論語注 濟曰釋理也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五臣臣之力

也善曰韓子 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

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善曰周易 而萬物覩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棠謂召伯也 銳曰雲從龍風 從虎皆相感而生也 寥戾風聲蟋蟀俟秋吟浮游由

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立秋蜻蛚鳴 蔡邕月令草句蟋 蟀亦蟲名陰則出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

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人由

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

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善

毛詩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濟曰殫盡也 淑善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

大夏五臣 作夏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



略也 五臣無也字 善曰慎子 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 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 一人之力 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 之而價千金也 大厦屋也 丘山也 略智也 蓋君為元首

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 刺焉 善曰公羊傳 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 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何休曰惜有 其王德而無王佐 錄曰元首頭也 股肱手足也 三代以

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 善曰說苑郭隗曰 帝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師也 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 霸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僕也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 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 公楚莊公宋 襄公是也 齊桓有管鮑隰窳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善曰 左傳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齊桓衛姬之子有鮑 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膝行歌桓公任之以 國政 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又曰管 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翰曰管仲鮑叔牙隰

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翰曰管仲鮑叔牙隰

明審厥也 明審也 晉文公有咎 五臣 作舅 犯趙衰 楚 危 取威定霸

以尊天子 善曰 左傳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

季子胥臣曰季也 左傳先軫謂晉 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也 秦穆有王由五殺

攘却西戎始開帝緒 善曰韓詩外傳 昔戎將由余使 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 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 夫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 繆公然 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 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媵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 善乃使王廖以其友樂二列遺戎王 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 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賈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 人許予之繆公為語國事大悅 又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 十二遂霸西戎 春秋保乾圖五帝異緒朱衷曰緒 業也 濟曰王王繆公由余五殺百里奚也 緒業也 楚莊有

孫叔子及兼定江淮威震諸夏 善曰韓詩外傳 沈 令尹進孫叔敖於莊 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左傳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 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必步必切 良曰孫叔敖也

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必步必切 良曰孫叔敖也

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必步必切 良曰孫叔敖也

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必步必切 良曰孫叔敖也



諸夏中 句踐有種蠡 禮 渫五臣作世 庸剋滅疆吳雪會

稽之耶善曰漢書 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

以為越有三人 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

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伐殷 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

吳大破之吳王自殺 銑曰句踐越王名鍾又種蠡 魏文

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善曰呂氏春秋

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

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各號頭榮者三

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程

璜也成魏文侯弟名 呂氏春秋段干木者魏文侯之過其

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

皆聞死乃不可如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向曰段干木田子

方翟璜者魏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閔於莒

善曰史記 燕昭王以子 之乱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於

是誑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

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

與閔同 翰曰夷平也燕破齊齊閔王走保莒邑故云困 夫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

羽翼百姓哉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 羽翼輔佐也 故有

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善曰毛萇詩 攘除也 今聖

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良曰純深也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也

言皆以美事 喻衣服 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

茂銑曰倫 等也 是以海內歡慕五臣本作勸慕 莫不風馳雨集

襲雜並至填庭溢闕令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

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疾 至溢填闕庭言多 進者樂其條暢怠

文是五十一



者欲罷不能

善曰條猶理也 漢書音義暢通也 翰曰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能

罷

善有旬

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

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域而游息焉域間也

咸絜身脩思

五臣作德

吐情素而披

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

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

善曰毛詩小雅文 良曰貢

獻允信弘大也濟盛貌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

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勸

增奉

五臣作俸

以厲貞廉

善曰漢書宣紀除以安百條奏

律令有可編吏不廉平則

治道衰人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

減膳食卑宮觀

善曰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 郡國宮觀勿復脩理

省出官損諸苑踈繇役振

乏困

善曰宣紀 也籟未御幸者假與貧人

恤民災

害不遑游宴

善曰宣紀 災朕甚愍之

閱耄老

之逢辜憐縲絰之服事

善曰宣紀 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

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作皆勿坐 百姓遭縲絰凶災而

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 翰曰

閱隣辜罪也縲經居喪之人也服事謂服役事

惻隱身死之腐人

悽愴子弟之

縲匿

善曰宣紀 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

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濟曰

悽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縲匿父兄之罪而見縲繫者

恩及飛

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湯之德及鳥獸矣 莊子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

遂長 良曰育養也零落茂盛背遂其理不天伐也 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善曰毛詩大雅文 濟曰愷悌大順也

先生獨



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

刻峭五臣作削大理峻法善曰廣雅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良曰刻削謂損害也峻深也

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犖虎攫

懷殘秉賊善曰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

臨莅五臣作蒞莫不肌粟五臣作慄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

毒百姓征公五臣本作征無所措其手足善曰韓子古之人君大

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征公惶遽也論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公章容切濟曰慄戰也

言如蚘蚘之螫毒於人者怔忡惶俱見措置也嗷嗷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嗷衆聲是

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

保民五臣作人者除其賊善曰文子孔犬噬虎伏維

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良曰狸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

人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五臣作上寬柔進淳

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民用和睦

也睦親也今海內五臣作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

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善曰周易雲行雨施品

以下自分神光耀五臣從光暉洪洞朗天善曰宣紀薦覽

降于天或登于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

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

液嘉禾櫛比善曰宣紀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鳳皇來

儀爾雅嘉禾也邕邕和也邕邕者聲



和 山海經鳳首文曰德 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歌

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 良曰鳳皇神雀 瑞鳥麒麟瑞獸名甘露瑞露也嘉禾瑞穀也翼翼飛 大化隆

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 善曰

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銑曰隆盛合和 昔文王應九尾

狐而 五臣 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

善曰春秋元命苞 天命文王以九尾狐 尚書璇璣鈴武王

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入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

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 向曰 周公受秬鬯而鬼

方臣 善曰 得白狼而夷狄賓 善曰史記 夫名自

正而事自定也 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 今南郡獲白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

也是以北狄賓合 五臣本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

五臣本 旗仆也 濟曰張武南郡太守也實服 文學夫子

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夫子曰 五臣作先 匈

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 天

性僑 五臣本 蹇習俗傑 五臣 暴 善曰左氏傳彼皆偃

也銑曰蹇 從馬 賤老貴壯氣力相高 善曰史記曰匈奴 業在

攻伐事在獵射 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 兒能騎羊

走箭飛鏃 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

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 善曰史



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向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

種則扞胡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

倒殪伊什善禮記曰左佩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

射狐兔用為食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也播

布也扞弦掌拊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皆追逐也殪什皆

殺傷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善史記曰匈奴利則

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善曰毛詩曰六月棲棲

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

朝賀五臣本無賀字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憚將人衆

是常服狁狁孔熾我是用急銑曰懷來綏安也初動也

犯芻蕘言入塞而食漢草詩徐狁孔熾我是用急

今聖

朝賀

之國善曰編結即編髮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

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臬朧也點首蓋離題也

經離題固在鬱林南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

刻面也焦齒黑齒也臬朧眼白也點首雕額也文身鏤身也

靡不奔走貢獻懼忻

來附婆娑嘔吟鼓掖五臣而笑濟曰靡無也婆娑舞

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五臣本魚奮躍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均

平也詩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

也韓詩鴛鴦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良曰鴻大均平也翕奮奮躍樂和氣也

是以刺

史感懣莫紆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於淺不能究識

朝賀正月向曰鬼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

結計沮顏焦齒臬朧剪髮黥首文身裸力袒

之國

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臬朧也點首蓋離題也

經離題固在鬱林南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

刻面也焦齒黑齒也臬朧眼白也點首雕額也文身鏤身也

靡不奔走貢獻懼忻

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

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均

平也詩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

也韓詩鴛鴦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良曰鴻大均平也翕奮奮躍樂和氣也

是以刺

史感懣紆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



敬遵所聞未剋

五臣作克

殫焉

善曰黥不明也鳥感好銑曰蕙積也

何曰鄙人

先生謙辭也黥不明也

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善曰毛詩

歎怡懌而悅服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王命論

善曰王命帝主受命也漢書曰虎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吳州時隗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雍衆

欲有分割上字之意處時在隗處以隗所奉必見禍亂明天命所歸與有其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

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

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翰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

暨于稷契咸佐



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

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 杜預左傳註曰暨至也 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 尚書傳載行也 良曰

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聞 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

德奕世而行故至成 湯武王而有天下 雖其遭遇異時 五臣作 禪代不

同至于應天順人 五臣作 其揆一 五臣作 焉 善曰周 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聖後聖其揆一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

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善

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也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 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 益書贊堯承堯運德祚已

益斷地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濟曰 堯之先祖 祚福紹繼也

始起沛澤則神毋夜號以彰赤帝之

符

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按劍 斬蛇後人求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

化焉蛇富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 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 翰曰高祖夜

行澤中見白蛇斬之乃有神毋涉 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

必有明聖顯懿之德 善曰春秋河圖揆 有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 德故天祚之 向曰懿美也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 善曰

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良曰言 然後精 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 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

日道洽政治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善曰孟 澤潤生民 日堯薦舜如何日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

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二者往也 謂之王也 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

謂之王也



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三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埋蒼曰屈特起也

與屈同濟曰係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曰善

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游

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

失其鹿劉季逐而犄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

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

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

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

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若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俱向曰神器

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若

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視之於人事矣夫餓

饑流隸饑寒道路善曰說文餓飢也穀梁

謂之隸左傳人有十等與臣隸也饑或為殍荀悅曰道塗

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善曰韋昭曰短為短短

文曰襲布衣也子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

餘銑曰短褐廢衣也襲重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

之救蓄積也言思有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

善曰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累子况乎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天因祚之為神明主

翰曰言



不可妄 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

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鑊烹醢分列

善曰 史 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

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鑊伏鑊烹醢分列皆殺也鑊炙也鑊枯也醢肉醬也分列謂

斷其支 又况公 烏 麼不及數子而欲闡于天位者

也 五臣作乎 善曰 鷓冠子 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

獨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曰通俗文 不長曰么細

小曰麼莫可切尔雅 干求也 良曰 是故駑蹇之乘

駑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駑 王逸楚辭 蹇跛也 呂氏春

秋所為者駑者為其一曰千里 史記陳涉曰燕雀安知鴻

鴻之志哉韓詩外傳蓋黃曰 鴻鵠一卒千里 梁椀之材

所恃者六翮耳 翰曰六翮謂鴻鵠之翼

**不荷棟梁之任** 善曰應劭曰爾雅 棟謂之梁椀椀係濡住

乎下也椀音節椀之劣切 椀曰椀謂之

案梁上椀謂之椀蓋小材也荷負也

**秉帝王之重** 善曰音義曰管竹管也受一斗

秉執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不勝其任也 善曰周

之辭 說文鬲鼎實也鬲與餗同 良曰鼎大器也以喻

重任餗鼎中之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

非其材而處其 當秦之末 五臣有並 共推

任則如此

**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

**世貧賤** 五臣本 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

**寧** 善曰史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



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毋獲於楚有漢使

來陵毋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毋為項羽所擒良曰陵毋見漢

使傳言與陵也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

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五臣本無陵翰曰陵毋恐陵為

毋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劍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其後果定於漢陵

為漢宰五臣本無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

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五臣本作幾善曰白虎通庶人稱四夫何

言其夫妻為偶也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善曰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

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是故窮達有命

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二也嬰毋知

廢陵毋知傳周內史叔與主吉凶由人嬰毋知

祖其興也有五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

奇異善曰徵應謂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高祖寬仁愛人意

徵應善曰徵應謂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高祖寬仁愛人意

五日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季蕭何以關內加之

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五

作已善曰論語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

如響起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變通者趨時者也翰曰趨時謂見時利也響起言

疾如響起應聲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



王以問張良良發八淮漢王輟食叶 拔足渾洗揖酈生

哺日豎儒幾敗乃公事 善日漢書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爾女子洗

之說 足躡生不拜長挂日足下必欲誅无道秦不且踞見

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土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既日

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

從也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善日漢書高祖西

上日陛下都洛陽 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

表安 翰日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欲都洛陽納成

卒婁敬說言遂遷都長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善

安故言斷懷土之情 漢書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昌后不知所為

張良日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

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

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日吾求公公

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

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 良日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

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入不至

後乃來与太子遊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大

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个立趙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

王故云割肌膚之愛 於亡命 善日漢書 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齊戒

與語說之使駘乘監諸將 濟日行陣謂 英雄陳力羣

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焚逃歸於高祖 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日莊子許

言其大畧 廣雅畧法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

鳥妊而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雷晦冥有龍蛇之

怪 善日略粗略也 漢書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与神

遇是時雷雨晦冥父往視則見蚊龍據其上巳而有娠遂

產高祖 說文妊孕也如蔭切 向日劉媪謂高祖母初妊

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与神合雷電晦暗父太公

往視則蛟龍在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

於上遂生高祖 感物而折契吕公觀形而進女 善日漢書高祖常



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情  
貫食夜切 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  
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 翰曰高祖微時嘗使王媪  
武負二人賒酒既醉臥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  
券不取其財沛令客呂公見 高祖奇貌乃妻以女即呂后  
后望雲而知所伍其處 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  
祖隱於芒陽曰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  
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後往常得季 說文歷塞也於舟  
刃 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  
相隱於芒陽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高  
祖在中野求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  
而得之 善曰漢書 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  
道今者赤帝子斬之 孰曰分斷也高祖初入 故淮陰  
關吾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

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

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  
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濟曰淮陰侯韓信番  
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  
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翰曰五者謂五  
取舍 五臣本 不厭斯位符瑞不同 五臣本 斯度  
善曰韋昭曰厭合也一艷切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  
向曰厭合周備度數也 左傳息侯伐鄭君子曰  
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善曰 不量力 左傳  
以為君 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 善曰 左傳  
子 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  
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遇折足之  
凶伏斧鉞之誅 銑曰折足之凶則 英雄誠知覺寤  
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



絕信布之覲

冀覲

善曰左傳師服曰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敢望土位

又覲

幸也覲

距逐鹿之瞽

古

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

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

永終矣

善曰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尚書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翰曰英雄謂兜囂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

識收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

窺覲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迷游說土所比也瞽說謂無

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

典論論文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休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

後漢書班超字仲升徐令處之少子也良曰伯仲言相次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傅毅字也休息也言其

文美不能自息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

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濟曰言文人各自見所長輕人所短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善曰東觀漢記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

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

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



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

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

聘驥馱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

難矣言曰呂氏春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

比賢才之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善

俊逸呂氏春秋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卷內怨已以

量人王逸曰量度也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

服之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

然粲之匹也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

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楮賦

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

玄猿漏卮圓扇楮並賦名也玄猿黑猿也漏卮酒卮也此

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

也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向曰陳琳應瑒和

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善曰漢書東方朔教舉不

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至於雜以

朝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良曰楊雄班常人貴遠

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翰曰

皆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夫文本同而末

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為美也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

故不可虛也麗美也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其體文以

通才能備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其體文以

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

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檢法也至於

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善曰桓子新論曰推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良曰譬如簫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移之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

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

五臣本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

於後統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名自至於遠故西伯幽

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善曰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

而弗五臣本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

懼也濟曰隱約失志見康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夫然則古人賤尺

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善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

時誰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而人多不

彊力貧賤則懼五臣本於饑寒富貴則五臣本

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懼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流放也遂營目前

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五臣本於上體貌



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五臣本有志士之臣

本無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

論成一家言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徐幹者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善曰魏氏春秋曰曹罔字元首少帝侯初也是時天子勿雅罔異以此論感悟曹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五臣本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正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一

何則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正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一

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良曰設疑問之辭也發

後文 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

洛曰三代夏殷周也處天下共其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

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翰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

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

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

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同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

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踈者謂天子之宗屬親

踈者異謂異姓也言並封為諸侯兼而用之合而進之共治天下也參合也是以輕重足以

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善曰賈誼過秦

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削割諸侯則逆節萌起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



謂不相侵劫也逆 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善曰齊桓晉文節謂不遵王命 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微有齊桓公晉文公帥禮以伐不義奉於周室

城周曰戮其宰善曰左傳齊侯伐楚上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

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戡不受功曰滕薛鄭宋彼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戡為戮乃執仲戡歸諸京師 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王時晉師諸侯築

復張諸侯傲而復肅王城宋宰仲戡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 王綱弛而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至使紀綱廢而更張

復張諸侯傲而復肅諸侯傲叛復得敬慎也 二霸之後寢五臣作浸 以陵遲善曰漢書曰二君之後寢

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善曰左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

以為池又曰楚子期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馬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翰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篡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

姦情散於魯懷逆謀消於脣吻下粉反 何曰散消者俱同姓之國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不教為姦逆也 根賴之興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一銳曰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隆本根故云賴也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

於楚鄭兼於韓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楚暨乎戰考烈王伐滅魯 韓哀滅鄭并其國

國諸姬微矣濟曰暨及也 唯冀衛獨存然皆弱小燕衛周同姓也 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



向曰言自救滅亡不暇相愛也至於王赧簡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

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王赧

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

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銑曰王赧謂周赧王也

秦據勢勝之地騁五臣本誦詐之術征伐關東蠶

食九國善曰班固漢書贊秦據勢勝之地騁但詐之兵

而不致進良曰誦欺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葉至於五

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善曰尚書

本天位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善曰尚書

干班固漢書贊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

親賢賢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周易否卦之辭

得固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成云其將亡矣

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秦觀周之弊

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秦觀周之弊

將五臣本以為以弱五臣本見奪於是廢五等

之爵立郡縣之官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

見奪於是削夫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

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縣監也向曰秦皇觀周所

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棄禮樂之教任

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

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善曰

可謂當之矣

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

親賢賢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

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成云其將亡矣

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

得固也

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

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

將

五臣本

以為以弱

五臣本

見奪於是

分天下以為

以為弊者乃以

苛刻之政



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奉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

之地 銑 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 良曰

謂子 第也 譬猶芟所刈股肱獨任曾腹浮舟江海捐弃

楫權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閔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 五

本作 哉 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

勃 之心以為閔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濟

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肱股手足也翰筭也金城者言其堅

如金也 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 勃逆也

臣千有餘歲 五臣本 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

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

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

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役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

州遂殺之 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甲六卿謂范氏中行

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亂滑讖陳滅齊六卿分晉 尚善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

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

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滅晉族而分

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 始皇聽李斯偏

禍亂無人輔弼帝至何以救其敗亂也 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絀 五臣本 其義至 五臣有 身死之日無所

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

奸臣之口 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

陰破去始皇所封書陽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

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向曰黜退也言退淳子之義也 銑曰始皇遺詔使太子



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五臣本作刻薄之

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

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曰

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

史合誠圖誅鋤民害 史記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

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

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

者未之聞也 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

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則死恩 史記二世常居禁中與趙

高決事死大小輒決於高 蒼頡篇委任之也 良曰申

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刑法之術而二世復師謨其

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居於宮中 身殘望夷

不親視事皆決於高故云委政讒賊也

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善曰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

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不

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

自殺也 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趙高匿之二世

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閻樂帥千

餘人殺二世二世曰乞為王樂不許乞願與妻

子為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 遂乃郡國

離心衆庶潰叛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也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善曰史記曰吳

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

自挺劉項隨而斃之 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

祖項羽起兵項兵 殺秦王子嬰也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

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封三代之後報功

臣之勞良曰三代士有常居民有定王枝葉相

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王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

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禾

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尾救之 雖使子孫有失道

文選五十二



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

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

使子孫失道人身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奸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

亂哉區區火貌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善曰曹子

衆初雖相散後必相吐也向曰烏集言如鳥鳥之集或聚或散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

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

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管曰漢無尺土之階緣一劍之

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華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派秦之斃鏹金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

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

而天下所以不能五臣本傾動百姓所以不易

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

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

之宗也莊子侍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後漢

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

之強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

后封為朱虛侯章多與居為東牟侯統曰磐石大石膠固

言不可解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

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

善曰王逸楚辭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

注曰踵繼也有也良曰傳謂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

傳於他人



兼城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牟京室故有

吳楚七國之患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吳與懲戒云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

小者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 濟曰跨帶也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鼻

膠西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 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賈誼曰諸侯疆盛長

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 翰曰言多立諸侯少 封其地使其力少也 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無誅伐之事

文帝不從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 向曰不從賈誼計也 至於孝景德

用朝 五臣本作是 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

震恐 五臣本作怒 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彙

成文景田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善曰漢書曰朝錯數言吳

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

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本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復出也

統曰猥賴也削黜謂削退其土 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云唱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暇釁成於文

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之過制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 所謂末大必折

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

其可掉哉

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无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

折折其本也 濟曰此諸侯地廣而疆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

尚猶不從其心况諸侯疆盛且非已休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 武帝從主父之策

下推恩之命

五臣本作令 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



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

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陸

下今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

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

豫政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向曰言分其土地道至陵遲資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

或以無後國除

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酌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

侯侯歲以戶口酌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酌飲酌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趙哀王福薨无子國除銑曰酌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酌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无後嗣者除其國也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

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專擅帝命其兄弟七人

皆封列侯

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

五臣本作疎

遠母黨

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

固國嗣也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翰曰毋當即王氏也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其

言深功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

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向曰稱引謂稱古今之事

至乎五臣本作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

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善曰班固漢書贊 至哀平之祭王莽知中外彈微因母后  
之權假伊周之稱許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  
稽首奉上重鼓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  
哉 史記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  
出奔田氏執簡公於徐州遂殺之 漢書王莽廢漢藩王廣  
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 鄧通侯 以莽篡立獻神書言  
莽得封列侯部音吾 銑曰異姓謂王莽為相鴆殺平帝立  
中山王于嬰為少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莽田常殺簡公之  
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  
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  
恐殺也廣陵王嘉獻莽符命封鄧通侯侯此皆  
懼誅所以苟取免患而已豈不哀也 由斯言之非

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五臣本逆於哀乎  
之際也徒以五臣本無以 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眼

世之姿善曰杜篤論都賦 于時聖帝兼不世之禽王  
姿 齊曰挺出也不世謂希世也姿質也

奔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成謂成道篡斯豈

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

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

于桓靈奄五臣豎執衡善曰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善曰班

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出

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善曰張超賤曰中外雲揚萬

宗廟焚為灰燼辭宮室變為

也御制也身手猶親 威也鼎沸謂亂也



秦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五臣本無所字安處悲夫

善曰左氏傳注燼火餘末也魏太祖武

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善曰晉灼漢書注資材量也取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

豫善曰魏志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曰

充豫二州名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善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豫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

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善曰魏志天子東遷則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向口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州通而

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

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善曰晏子諺曰前車覆後車戒魏亦不封子弟也五代夏殷周秦漢銑曰謂子弟王空

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其封名寔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使其理人也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

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五臣本作世

之業也善曰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

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

盟會

者

文選卷之二十一



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

非所以疆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善曰班固漢書贊徙吏二千

石於諸陵蓋亦強榦弱枝翰曰厠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榦封諸侯為枝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

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曰

之主謂大州刺史偏師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

之宰有武者必置於五臣本百人以上銑曰言宗

卑也百人之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

能之人取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

宗族之禮也善曰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具內未得

馳其足良曰衡謂車上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

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

泉竭根朽不得其所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五臣本

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

之者衆也相如諫獵書此言雖小可以喻且墉基

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比為之有

漸建之有素善曰文子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

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

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

繁育哉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

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

十一



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以擾其本雖居尊重之夫位獨矣天下猶不熱目前所見誰與言於父遠之計

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义則輕下慢上平

居猶惧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聖

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惧亡也翰

逸樂也設備立諸侯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

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善曰系本鳥曹作博許慎說文博局戲也六第十二棊方言圍棊自闕而

東魯齊之

韋弘嗣

善曰吳志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射孫皓誅之裴楷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

諱改之翰曰吳志云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奕者圍棊也

蓋五臣本君子取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

不稱善曰論語疾沒世而名不稱為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

之善曰論語孔子之辭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况於弃日乎是以古

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惧名稱之不建五臣本作建

也銑曰悼傷適過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違寧息經

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五臣本此二句只作經之以日力無歲月累之以五字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

之淵栖遲道藝之域善曰呂氏春秋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

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



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濟曰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

優游也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

之勞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與不遑暇食用威和萬民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公也文王自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脩其德以安

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

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也言勤道之心不可止也歷觀

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

契闊勤思平居不惰五臣本作墮其業窮困不易其

素銑曰素猶心也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

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善曰漢書曰卜式河

南人以日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復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綬勝不奉劾皆下獄

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之繫再再冬講論不怠良曰卜式以

耕作牧羊為業後勤李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故山南勤於夙夜而五

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囹圄獄也故山南勤於夙夜而五

而本无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五臣本作墮哉善曰毛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

不離公門上亦以南陽人漸親之濟曰仲山甫周相也夙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

門職事之府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五臣本作習傳奕

廢事弃業忘寢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

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



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詔夏

之樂不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詔夏雅樂也至

或賭及衣物徒慕五臣本作慕易行善曰博者賭賭也

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棋也弛廢也戾恨也然

其所忘不出一枰補萌切五臣本作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

之間善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俗

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妄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

作罰自生於小也猶薛公之言懸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

也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野中死慕皆生

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

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善曰廣雅曰階因也良曰階上階也徵選謂徵賢良求

之五臣本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善曰劉向圍棊賦略觀圍棊

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

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以變詐為務

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

也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而空妨曰廢

業終無裨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

哉向曰繫木投石童子戲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

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五

本無暇字博奕之足耽善曰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



志食 銑曰致養父母也 良曰盱日 夫然故孝友之

行立貞純之名章 五臣本 也 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

於君故得孝友之行立 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

朝乾乾務在得人 善曰周易 君子終日乾乾

勤心也 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

龍鳳之署 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

文武並鶩 善曰孝經 鉤命快 引興摘暴李 傳

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善

賈逵國語注旌表也 說文程品也 廣雅科條也 良

也 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五臣本無也字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 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

惜力以佐明時 善曰廣雅 使名書吏籍勲在盟府

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善曰左傳官之奇

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濟曰勲 夫一木之 五臣本

功也盟府 謂掌諸侯誓盟之官也 作棋 三百孰與萬

人之將 善曰卽卿淳藝經 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

之封謂邦國之 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

而質博奕矣 善曰周禮 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

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 廣雅質

易之也 向日袞龍諸侯服飾也金石樂也兼并質易也



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  
之志也銑曰顏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  
之思也良曰張良陳平有計策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  
也善曰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濟曰猗頓巨富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  
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  
而鄙賤遠矣翰曰行此者則功名立於後世而鄙賤之困亦遠於身

六臣註文選卷之第五十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論三

養生論

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善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曰致之猶言至也或去上壽百二十古今所

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作天妄者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

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天耳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天妄而死此皆兩

失其情請五臣本無請字試粗論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陳向曰兩失謂神仙天



妄也言失其夫神仙雖不目五臣本見然五臣本記籍

論事之情也善曰廣雅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善曰較明也

濟曰較明也其必有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

學所能致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

仙非學之所能成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

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

之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

攝養性全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何以言之夫服藥求

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善曰漢書曰

周勃曰天下一歲決微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致

藥不得汗也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自不得者終朝

未餐則置然思食而曾子御衰七日不飢善曰毛

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置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

貌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

音名善曰古眠字歸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

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醉醲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鬢飲酒以壯士之怒赫然殊

觀植髮衝冠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

瞑目列髮皆髮植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

發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夫言怒亦損性植豎也



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何曰形骸無精神則

困國無君則亂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

亂於下也說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色夫為稼於湯

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

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甯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溉灌之也濟曰股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一灌之灌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養也良曰誣輕也而世常謂一怒不

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善曰淮南子曰太怒

破陰大上喜墜陽非是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善曰淮南子曰太怒

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善曰淮南子曰太怒

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論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無不知出有一灌之益而止豈望嘉穀於旱苗終不可得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

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

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

鐵曰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

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於柔謙也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

感而體氣和平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

翰曰棲居也鐵曰泊然無營欲貌無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

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



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翰曰夫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

田種者一畝十五臣本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五臣無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五臣本無也

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十一畝

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

區音鄒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銑曰上農區田

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十寸區中種穀一窠秋收每畝

三升計畝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

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此守常而不變

者也向曰相懸謂商上斛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不

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且且令人重榆令人

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且且令人重榆令人

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傳物志云食豆三

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聰不欲覺也銑曰豆謂人

食魚則多睡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

共五臣本知也善曰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

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長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

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董辛害目豚魚不養

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董辛害目豚魚不養

常世所識也善曰養人要曰大

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蝨山處頭而黑麝食

柏而香頸處險而癭於齒居晉而黃善曰抱朴子

移易存乎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栢葉五月得香

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蒲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

覆之皆有常處人有得乃勝設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

瘿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瘿齒黃推

末詩良曰頸項曰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



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

五臣本從口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

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董之使黃而無使堅

董之使黃則必脆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

善曰方言曰故神農曰土藥養命

中藥養性者善曰本草曰土藥一百二十種為君土養

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土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

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助也而世人

不察良曰不察服食惟吾臣本五穀是見聲色是耽

目惑玄黃耳務淫哇烏佳反善曰法言曰哇山鄭玄

黍稷麥豆也向滋味煎其府藏醲醪五臣本其

腸胃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美

善曰廣雅曰惇亂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

悖其正氣善曰廣雅曰惇亂也正氣謂安樂之情也思

慮銷五臣作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遂善曰文

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助漢書注曰粹淳夫以蕞爾

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

而內外五臣本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向日以

盡之身而喜怒形於外思慮攻於內所謂受其自用甚者

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



言自用其性不依攝養之術也 **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

**致乏絕** 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

疏曰佩王晏鳴閑雅難之知好色之伐 **風寒所災百毒**

**所傷中道夭於衆難** 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天

樂之事 **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 善曰方言曰

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 **悼** 哀也笑悼

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 **至於措身**

**失理亡之於微** 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

**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

**悶若無端** 善曰莊子曰哉乎無端之紀 **也中智以下謂之白**

以下也 **濟曰言中人人小智** **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

**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 善曰老子曰未兆

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限逢遇之初不慎衆 **是由**

**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

**日** 五臣本 **為** 五臣本 **病之始也** 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

有而字 **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 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

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哲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

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百未相距二百八年

史記自為舛錯常昭曰魏無桓侯新亭曰扁鵲見晉桓侯然

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 **向曰病甚至於覺病方以為得疾**

之始則中智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

安危理之於未亂 **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

**功之治** 五臣本作理字 **翰曰** 善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

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



無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也  
豐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次用之則無可施力也馬  
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言歷觀常人之  
間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  
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

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為疾狀多同遞相證驗  
以自寬慰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

縱聞養生五臣本  
作生字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向

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  
見苟隨其欲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其次孤疑雖少

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孤疑之心雖少近不知  
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

自力服藥半年一年未驗志以厭衰中  
路復廢

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  
厭而將歇中路則廢者或益之以馱古澹

外而泄之以尾閭五臣本  
有而字欲坐望顯報者善曰尚  
書曰澹

馱澹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畝廣二畝深二  
畝曰澹澹澹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  
不虛司馬彪口尾閭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

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  
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二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海水注者無

不焦盡故名沃焦 翰曰馱澹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言人  
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也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

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

恐兩失內懷猶預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駭相

傾如此復敗者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  
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楚辭曰心猶豫而孤疑于日五尺大夫為豫說文云隴西  
謂天子為簡類師古以為為人將大行豫在人前待人



不得又未遑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沈如塵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向曰嗜好之物且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日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敢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五臣本作識聲言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者无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林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衆人同道道成然後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善曰老子曰聽之楚詞注曰無聲曰靜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得其應速矣人意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夫悠悠者既未以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

**業**善曰論語樂淵曰酒者天下皆是也良曰悠上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夫道也言不專心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良曰人有偏恃一事則失業也**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良曰人有偏恃一事則失業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輸曰追術術從名譽者功也必偏於小道沈溺其心又**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向曰謂上所**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以私寡欲**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林示也**善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鉄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彊自禁止蓋貢不欲之故能養生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鉄曰厚味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五臣本作泊字**獨**



著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察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故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向日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曠然無憂患寂於神氣以醇素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

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

乎大順 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故人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上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者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晴自虎通曰醴泉者美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傳曰晞乾也泉也狀如醴酒也

無 翰曰晞乾也綏安也晞於朝陽所以養和於物也安於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

為自得體妙心玄 善人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也故能得無為哉老子曰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 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 向曰忘其歡若此以往則形不勞故樂足不勞形則曰遺生故身存也

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善曰聲類曰怨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向曰言羽与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

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銑同善注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

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故運之所隆

必生聖明之君

善曰春秋河圖授命篇曰倉

聖明之君

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

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

蓋道合也

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良曰唱和相

德玄同曲折合符

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

符 濟曰委曲相合有如符契

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

交然後得成功也

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

其所以得然

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

運也

銑曰所以能成君

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

而聖人出

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

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響

而聖人用

善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

君幸龍見

龍既見矣故用於時

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

衡於商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主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

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倚衡平也商殷

太公涓濱之賤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本作欲字將至有開必

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

生賢智之輔佐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

出雲君臣相感亦如此五臣本作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

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

毛長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良同善注豈惟五臣本作

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秩五臣

本作妖字始於夏庭善曰占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

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

憤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未發而歡之聚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譚之聚化為玄蚕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謡厥孤箕服實三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

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帝哀而取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

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紫仕潘功翰

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餘注與善同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

宮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

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戈曹鄙人公孫彊好戈且言畋戈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

伯從之乃昔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叔孫豹之暱豎伯陽以歸殺之向日社宮猶社稷也

牛也禍成於庚宗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之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

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以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



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真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人天壓已有一人深目而殺啄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善曰春秋庚宗矣曬親也豎官號也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良曰謂運數至也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銑曰介昔者

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

者六八而謀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

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翰曰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七九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六八而言六八蓋言之倒及

成王定鼎於五臣本作千字郊廓上世三十十年七

天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

村預注曰郊廓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善曰

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向曰幽王厲王無道不恤國事故

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

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晉景瑋

自二霸之卒至於景王凡有大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犬

龍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翰曰辯作之偽成

於七國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

起韓魏秦也辯詐謂游說之士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善曰言詐偽既

謂游說之士也

文異五十三

十三



烈也解朝曰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齊曰前迷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美亡之故云文章文故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亡秦也文章文故棄於漢祖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平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遇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向日漢朝初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廉該文武並通又曰子有以政事著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銀於洙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銀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魯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恒子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恒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也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遏絕澆淨之端也閭閻和樂貌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子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之所也

其末善曰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浩頹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速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瞻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說曰孟孫二子體法類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貌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作也字泰維繫也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善曰言小人之失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良曰卒終也以仲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翰曰道不運會而見輕也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善曰吏記曰魯定公以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以仲尼吾頃之或譜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



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  
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  
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五述三五之法  
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士方數千里乎文  
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  
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向同善注 以仲尼  
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音類 善曰史記曰孔子適  
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  
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  
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  
也而有受字 屈厄五臣本  
無厄字於陳蔡善曰家語曰楚昭  
王聘孔子孔子往  
拜禮馬路出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  
皆中諸之病若用於楚則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  
得行絕糧七日外 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暭  
無所通蒸羹不充 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 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

於人善曰周易曰智周  
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

於時善曰文子曰養生必經出莊子曰未嘗聞  
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

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善曰光經曰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弥綸

獲其主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  
事七十君無不遇者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

於公卿之門善曰蚤謂蔡楚也毛詩曰蚤爾蚤荆夏謂  
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揚

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

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善曰史記曰伯  
魚生及字子思

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 翰曰孔子道不行欲  
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  
於陽虎並魯 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  
之公卿也



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跡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跡而微劉熙曰跡者四支股脚也具跡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跡微小耳跡以喻德也國語晉叔向曰引黨以封已常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然面未至聖道但為厚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其所游歷諸侯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一希望也

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魚猶有不得賓者焉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預賓客之位者造門也

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五臣本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十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焉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言者也向曰西河地名也肅敬也間非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五臣本君了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之命故不憂其身善曰周易曰樂天之命故不憂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之命故不憂

日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蓋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謫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論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相累音義曰屈原赴相故曰湘纍也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

善曰周易曰樂天之命故不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心不疑也



可抑而道不可屈

善曰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身誠何傷也

厚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其

位可排而名不可奪

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之石守之如一不可失也

奪失譬言如水也通之斯為川馬塞之斯為淵焉

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源水也

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

善曰淮南子

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

月土澤澤暑鄭玄體清以洗物不亂

五臣本於濁受濁

以濟物不傷於清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

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且濁無不潔塗其清無不潔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流以清好潔人之惡仁也

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

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之

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也鄭玄

禮記注曰負皆也翰曰忠直之言必逆迂人主之意獨立

清正則皆於俗類此事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迂觸也

故水秀於林風必摧之堆

善曰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

出於岸流必湍之

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噴

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

高而於岸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衝之也湍衝也

行高遠出乎羣俗故眾人嫉妬其為

前監五臣本

不遠

作鑒字

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

善曰毛詩

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

善曰毛詩

日發鑿不



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暗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求遂其志而生蓋將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

**冒風波於險塗**善曰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成其名而歷誹**五臣本謗議無此字**謗議**涉風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

**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善曰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善頭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

**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激自遇翰曰言道

**之人**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在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成施**俛仰尊貴之類**蘧曰希望也蘧蔭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

**也蘧蔭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俛仰尊貴之類

**也勢利之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俛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媵逶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銳口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類**



色而進行於勢利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

之中也透進行兒

應之如響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濟曰貴人之意所為者死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

為精神以向背善曰周易也變通者時者也良曰關看盛衰以為精

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善曰孟子曰大王居幽狄人

從者如歸市善曰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

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

失孰賢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

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家語子貢

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

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

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

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里

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

故遂繫其衣服矜其車

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五臣本作也字善曰杜預

繫謂裝飾使其鮮潔車徒謂車馬侍從也

眠眠然自以為得矣善曰爾雅

眠眠詐貌

甚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

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

必利也史記曰中滴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

殷紂說苑子石曰費重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

款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救之野翰曰言其但見龍

逢比干忠諫而死以為不知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

廉惡來之誅傳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



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薛氏為王  
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屬鏹劍名也左氏傳沈  
尹成言於子常曰夫无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  
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君之罪也  
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 向曰費無忌  
楚之讒佞之也屢害賢良昭主誅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  
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諂佞以全 蓋譏汲黯之白首於  
乃不戒慎无忌詭媚必見殺也 蓋譏汲黯之白首於  
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  
為東海太守東海  
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薄湯  
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賜毋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 蓋笑蕭望之跋 蕭躡於前  
棺而無擲 銑同善注 跋 蕭躡於前  
而六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  
載躡其尾良曰跋躡謂  
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  
位望之以師傳見重滿地石顯讒言顯急令車躡圍望之第乃  
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尺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  
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而

後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郤憂慮不  
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  
死而言絞 縊者誤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  
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  
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  
臣曰陪臣也 翰曰吉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  
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 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  
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 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闡其門也  
善曰漢書曰  
拜王莽為大  
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表素貧  
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  
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 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  
權勢者也揚董皆儒孝才藝之士也言其守靜其門闐然不  
也 暄雜 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



之約其身也

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十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界語曰源憲絲身也子思清約守節也貧而樂道也向曰四馬曰駟也

寧乎則執杓而飲河

五臣本

者不過滿腹棄室

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

善曰桓公新論

曰子言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涸也濟曰人之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露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

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

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罰懸乎天道吉凶灼

乎鬼神固可畏也

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廣雅

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

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翰曰言人為

善也流於千載豈可苟從時下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

壁命駕而游五都之市

則天下之貨畢陳矣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

更名雒陽即鞏臨流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卿也

更名雒陽即鞏臨流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

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

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而涉

奏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柙曹子曰願諸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

推直紒而守教庾

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他魁結

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稼如雲之多

推頭結帳揖上林賦注曰紒髮後垂也紒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扇道屬河以取菽倉粟又枚乘

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魯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立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教庾海陵並倉



名坻小 拔五臣 作揮 枉而登 鍾山藍田之土 則夜光璣

余 璠頌之 珍可觀矣 善曰爾雅曰拔在日擲廣雅曰拔

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

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璣

璠歛 向曰枉衣襟也言揮衣襟以登山也鍾山 夫如是

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

風駭馬塵起散而不止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

驚塵起喻惡積而疊生塵散而不止喻學生而不滅也 銑

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汝陽之稌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衆多

也而為已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者

乎善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 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孝與

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諂和不義則

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愛其身空

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也 六疾待其刑五刑隨其後

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

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畜生六疾六

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

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氣無及此乎書

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 良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

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

劓墨宮割膕大辟也言其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

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 善曰

言莽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踈之理

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濟曰言和安逐利之

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

踈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以辱為客

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

位曰仁 何以正人曰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 何以理人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

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一合卷五十三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寡

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

其官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翰曰古之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

其官位也

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

能治而弗得也

向曰得位得官位也

原乎天人之性核

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象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福無不達也 核考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凡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察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

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良曰言自上至此

論而筭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 故君子舍彼取此

道其時默語不失其久

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若夫出處不

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濟曰拾彼邪依之道取此也直之理

道則出而仕邪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失其知人之鑿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璇璇輪轉而

衡軸猶執其中

善曰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此

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璇璣玉衡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為馬融

曰璇璣玉衡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械持正者為衡注

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向曰天之轉動衆星遂移而此斗極居其所而不動也璇璣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四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其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善

善曰論語子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

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則孔子嘗為此事也

辨亡論上下三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善曰姦臣謂董卓也

禍基京畿毒徧宇內

善曰董卓也

於是羣雄蜂

善曰董卓也

於是羣雄蜂

善曰董卓也

吳武烈皇帝東

慨下國電發荆南

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

卓堅亦卒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札堅過殺之其至南

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

也堅起兵於荆州故云荆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

帝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

五計震盪盪

兵交則醜虜授馘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后有

稜愜乎鄰曰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曰夷氏

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問毛詩曰仍執配虜箋云馘所格

遂掃清宗祊

善曰

遂掃清宗祊

皇祖

謂殺而割取其耳

遂掃清宗祊

皇祖

謂殺而割取其耳

謂殺而割取其耳

謂殺而割取其耳

謂殺而割取其耳

謂殺而割取其耳



曰祝祭于枋毛萇傳曰枋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  
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聖人浴  
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翰曰皇祖 于時雲興之將帶

州颶起之師跨邑 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孝呼

闕軒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 善曰毛詩曰進厥

書武王曰最哉夫予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翰曰哮

亦猛獸霧 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

阻兵怙亂 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戮力一

于鄭上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

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

佚所謂無怙亂也 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戮力

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守疆兵恃

託除亂也 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善曰言出師之法

怙恃也 必以律齊之今則

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今資熟

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長弘曰毛其必亡

是昆吾稔之曰向曰言群雄之兵或無謀策之 忠規武

法喪夫兵威於成熟可取之敵也稔熟寇敵也 節未有

五臣本 如此其著者也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

羣雄忠規武節未有如 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

孫堅之盛也著盛也 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

世弱冠秀發 善曰吳志曰權稱號號追益策曰長沙王

人生二十日弱冠 良曰沒 攻無堅城之將戰

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 業也向曰謂之少兵犯衆敵也

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肯定 善曰左氏

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甲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書曰震澤底定 濟曰言前敵雖有守

濟曰言前敵雖有守

濟曰言前敵雖有守

濟曰言前敵雖有守



聖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鬪戰也飾  
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

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贊曰喻以威德也良曰

宿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脩師謂理兵也翕赫盛貌也

俊而周瑜為之傑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名豪

又述曰賓禮故老兵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彼二台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翰曰交雜也御用也

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謂張昭周瑜也

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五臣本無

江東蓋多士矣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

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平紫

闕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曹商也今而始大比干諸華又

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所惑曰其人者以血讎為輿馬以

節然夷庚者歲車之所宜驅也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

道也紫闕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乎王道反其帝座也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善曰戰國策

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

業未就中世而殞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卸都側目

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戎車既次羣凶側目

而死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

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



因於五臣本作乎字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

風善曰吳志曰權亮謚曰大皇帝因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

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

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翰曰各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後茂好遺風也

謀善斷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

命交於五臣本作乎字塗巷善曰周易曰費于丘園束帛以

故豪彥尋聲耳而響臻善曰安國公孫弘贊

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善曰安國公孫弘贊

日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數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

豪彥志士賢人聞其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木之多也

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孫至希望景影驚馳

魯肅呂蒙之疇人為腹心出作股肱善曰吳志曰

師傳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湖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名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英達

求君定交一面陸遜字伯言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昂昂子敬接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

雲臺毛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

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呂蒙將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軍也疇類也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力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湯冠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斬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台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風雅則諸力四方翰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

葛瑾張承步

蔣之以名聲光國

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

國名臣序贊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調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儒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海門生手不釋卷秦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

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

舉正

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

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翰曰疆也虞翻字仲翔二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怒徙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淡虛淡泊又喜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諫向曰器才器也幹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



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  
陛下是其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  
珩字仲山吳郤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  
帝問曰吳嬖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  
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  
有稱封未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五臣本作機字**祥協德**善曰常昭漢書  
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脩曆數  
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  
南人也脩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  
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  
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  
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機之幾齊曰  
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董龍衣陳武殺身以衛**  
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協合也  
**士**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  
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舡往濡須口夜卒暴風  
襲舡傾覆左右散走遠舡乞生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  
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於是莫敢干其夜舡敗襲死

權敗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勞績位偏  
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銑曰此二人**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善曰吳志曰駱  
皆死於王命統字公緒會稽  
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旦又曰劉繇  
長子基字敬與權為吳王基為人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  
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  
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向曰補謀無遺謂舉不失策也善曰廣雅曰謂智  
君之過也**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  
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善曰廣雅曰謂智  
君之過也  
**下爭衡矣**善曰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  
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  
曰衡翰曰衡平也言與  
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魏氏常**五臣本作常  
作嘗字**藉戰勝之**  
**威率百萬之師**善曰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  
氣百倍也濟曰魏氏曹操也**浮鄧塞**  
**去之舟下漢陰之衆**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  
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



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寨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也

漢水名也水南曰羽楫萬計龍躍順流善曰羽楫言疾也羽獵曰杖鏃

邪而羅者以萬計周且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善曰銳騎千

旅虎步原隰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善曰包言步兵陳於此處也

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善曰毛萇詩

亂鞞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善曰左氏傳曹劌曰吾視

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

記注曰遁逃也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

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

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善曰漢

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

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取荊州虜關羽

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鞍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

土崩瓦解圖謀也相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鞍山之東也

永安宮而劉備殂故云絕命向同善注續以濡須之

寇臨川摧銳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

數千人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濡須水蓬龍籠

也寇敵也摧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

之戰子輪不反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

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蓬龍楚辭



日登蓬龍而下墮兮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殺匹馬隻輪無反者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子隻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血

六財匱濟曰匱縮也匱乏也而吳竟五臣本作竟字然坐乘其敵故

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竟爾而笑何晏曰竟爾小

笑之貌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向曰莞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

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

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渙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崩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

莫若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銑曰係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時足也屠裂也

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

蠻之表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翰曰百越地名括通也表外也蓋

言其上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新三王之樂八代廣遠也

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銑曰字內取平謂說禮樂以見成功也

類上帝拱揖羣后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

五帝也尚書曰頒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向日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后謂拱揖于上帝無事也

也虎臣毅卒循江而守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毅敵為果致果為

毅漢書伍被曰疆弩臨江而守之良長棘勁鍛望

日虎臣言猛也毅卒言勇也循依也說文曰鍛鍛有鐔也亦

風而動也善曰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鍛鍛有鐔也亦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下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

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日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

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巨衣反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 翰曰協各也喬夷狄之國也行

行遐遠 乃俾介行人撫巡外域 善曰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鄆使曰君

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向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字內清平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方

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

也 銑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也 明珠瑞寶

耀 五臣本 於內府 善曰周禮曰玉於掌王之金玉作輝字 玩好 良曰瑞美也府庫也 珍

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善曰漢書息大解曰羽檄重積而仰至

濟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 輶由 軒騁於南荒衝朝 蒲息於朔野 善曰陽惟谷劉歆書曰昔聞

日戎車士征衝朝閑閑字畧作輶樓也音義曰輶車兵名也薄前切 翰曰輶軒輕車也 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

使安撫遠國也衝朝兵車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焉 息於北野謂不用兵戈也

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向曰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

虞今則無之此乃 大皇既没幼主泣朝數回肆虐景帝業之堅固也

皇華興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好四南御職

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在位時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銑

曰大皇權也泣臨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朝姦邪 虔脩遺繼虐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帝孫休為景帝也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

體守文王之法度也 翰曰虔敬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

未滅故老猶存 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彼故老



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 **大**

**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

**規**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

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謇謇謇謇盡規曰語呂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陸公謂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與也向曰謇諤正直也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也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法不煩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交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良曰施

姓也績丁奉五臣本離斐以武毅稱善曰吳志曰丁

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子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

善曰

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

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樓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五臣本

作妻字

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曰樓玄字承光

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發也

元首

雖病股肱猶存

五臣本作良字善曰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服肱謂上

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

所述者也

之志

五臣本

皇家有士朋之譽

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瓦解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上樂谷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運

善曰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

也

文選五十三

三十三



躡其運數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日言曆數天命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

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伐吳也卒散於陣民奔

于邑

此二字無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

執力

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

之害

善曰工輸班古之智人也作凌雲之梯以攻宋城

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

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

之心故也

濟同善注楚子築室之圖燕人齊西之隊善曰左氏

圖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

乃悞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

濟西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善

言吳亦非有此患也餘注同

左氏傳君子曰甚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下寶晉

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輓降

于濬翰曰浹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

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

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張弟字臣先襄陽

葛靚退走使過迎弟弟不肯去靚自牽之弟垂泣曰今日是

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益司馬遷書

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

無豈襄之衆善曰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

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驗

阻險字本作之利俄然未收而成敗貿理古今詭

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向曰符法貿

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險阻之間尚亦未改然昔者曹

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



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揚而奄五臣本作掩字交廣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翰

怨矣五臣本無矣字曹氏雖功濟諸華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曹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矣其俗陋矣五臣本無矣字劉公因險以五臣本無以字飾智功已薄

阻得增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夫吳桓王

其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五臣本

本作深字遠矣善曰周易曰占之聰明遠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厚度量也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善曰論語曰子曰

之容親仁聲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

濬於係虜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工五六隨鄧當擊賊策

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荆州將吏悉皆

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瘳伏面着

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

明昔觀丁父却倅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倅也文王以

為令尹此二人知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楚名臣

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和便親以巾拭其

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

詩傳曰識用也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潘亦盡也丹府



謂赤心也 濟曰戎行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

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射以重陸公之

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善曰吳志陸機為

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借劍衛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

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

見權曰諸人徒見惡書言水坂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

事實今以言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疲得精兵五萬自

足制之權曰五萬兵舉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辦卿

與子必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眾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斯猶敗我也言權雖瞋心信於人士不

憂前人有欺 銑曰不患無責臣權勢所偏也 翰同善

注 良曰時曹公入荆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

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備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 甲官

非食 善本有 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

之筭 善曰論語曰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甲官室而盡

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王根輔

政數虛已問尋 濟同善注 向曰披張也虛己者亦猶虛

器將容受其物也 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也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五臣本作

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不

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持董

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

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欽入質 翰曰同善注

故云一面自託也士燮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效致也 高

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 善曰吳志曰張昭為軍師

常契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常爾夫為人君

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

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善曰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屬

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 善曰吳志陸遜陳

便宜勸以施德緩



刑竟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大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畫馬列條使即中楮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翰同善注

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

善曰權既

為吳王歡宴之未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懼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十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良曰同善注議亦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

屏氣跼局踏奔以伺天明之疾

分滋損其以育凌統之孤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遼護者萬方券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吐唾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故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同善注奔氣跼踏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注奔氣跼踏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

踏緩行也同謂同登壇慷慨魯子之功削投惡言

信子瑜之節

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

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就吾不負子瑜也欽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齊曰同善注此則棄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

是以忠臣競盡其謨

志士咸

得肆力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洪規遠略固不

厭區區者也

善曰言其規畧宏遠不安茲小國也

下不吉投龜諸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方言曰厭安也良曰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畧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款一統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向曰違暇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

文選五十三

三十一



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

慊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如也梁注曰慊不足也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

也初都建業郡臣請脩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

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虽居官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

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五臣本

雖醜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

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預左氏傳

為政化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常昭國語注曰天

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常昭國語注曰天

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常昭國語注曰天

練謂習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

戰事也兵器也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翰曰封域

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

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善曰陳琳為曹洪与文帝書曰

敦率遺典勤民謹政謂為中才處之始難會卒論語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

以無以字長世末年未有危亡之患也五臣本無也字

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北宮文子曰有共國家今問長

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

吳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官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

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与國

文選五十三



之王也如淳曰相与友善為与国黨与也 良曰援助也与  
黨也言蜀雖為藩离之助為吳国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  
蜀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川阨流迅水有驚  
兵車也濟曰其險狹元行車之路也  
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善曰元戎  
亦言地狹 雖人衆無施用也 舳 逐艦 盧千里前驅不  
過百艦 胡滅反 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艦千里李  
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 翰曰舳 艦前頭刺檣處也言其  
艦船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 故劉氏之伐陸  
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善曰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  
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  
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  
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

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 善曰戰國策曰  
翰曰謂兵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  
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為險阻機械兵器之總名也 天子  
總羣誼 五臣本作議字 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 五臣本只以  
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 善  
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  
道其氣常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 銑  
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 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  
水四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流矣四瀆江淮河  
濟也宣 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  
所屈即荆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  
守峽口以待禽耳 善曰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  
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 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 銑  
曰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



也晉人又即於荆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建

必速覆敗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

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弊以誘羣蠻

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 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

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

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

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 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頃于說秦王曰今楚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其不以文害意

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由遵循也 蜀中兵沿江而東下至

陸公以備師三萬北據東坑 苦衡反 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比其迹並存 良曰陸公謂

抗也東抗 謂海也 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及虜蹠跡待戮

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

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

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

諸軍吳步等徑赴西陵勅軍榮更築嚴圍自亦谿至故市內

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

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

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

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臨西陵城誅喪闡族左氏傳

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

預曰獻楚俘于朝俘即囚也 濟曰反虜謂步闡也疏跡謂

俯伏也比窺謂設晉也 翰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

太半言疆半也 銳曰伐國取人曰俘獻謂獻生虜於君

信 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

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 自是烽燧罕警言封域寡虞 善曰言火



事也 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火之陸公沒而潛謀兆

候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 陸公沒而潛謀兆

吳豐募深而六師駭 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 良曰言陸

始孫皓無道致曩日深而夫太康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

六軍於是警駭也兆始也 夫太康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

日之師 濟曰晉太康年滅吳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

魏蜀而吳滅者由陸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曰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餘同翰注 翰曰孫皓天紀

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

州遭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 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

也愈小也向時謂蜀魏也 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

嗚呼人之去亡邦國珍瘁不其然與 善曰詩大雅

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 珍瘁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為丘

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

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

形 善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

不極則德不形 向曰玄謂太玄經也言世亂之

有理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古人有言曰天時

如地利 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 善曰周易

恃險則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

之由人也 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

興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善曰

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

參而顛其所參則惑矣 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

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孫 及其亡也恃險

而已又孫卿所謂舍 五臣本 其參者也 良曰捨其天



也理夫四州之萌五臣本作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

乏俊也濟曰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山川之險易

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先政之策

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違者五臣本無者字何哉所以用

之者失也何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違及也用之者失謂任群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是故

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銑曰先王謂占先帝王也審存亡之至數

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人

五臣作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銑曰誘進也俊又謂賢人也士民謂百姓也

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

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

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善曰孝經鈞命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子黎

元也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庄於上上

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夫

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

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處見麥秀之蘄

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声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向

日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論四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翰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統分也漢書王嘉

曰王者代天爵人允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考

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輕略不同長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芋尹無宇曰天

子有經畧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

縣之治創自秦漢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皇帝後唐虞侯伯執存至秦遂并



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天漢興因秦制度以拓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畧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錢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得失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之得失驗行帝業至重天下至曠七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善曰長楊賦曰恢上帝業孫卿子曰曰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濟曰天子任重事乃必假借衆夫之力因爵美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庶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等也

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也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銑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善曰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知其為人不加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善曰周禮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安上之謂仁左氏傳來武子曰季孫面其身不忘其君也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故易曰說以使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民

五臣本

作人人

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



而後利之利五臣本作利之利也善曰周易兌卦之辭也  
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  
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  
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  
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銑曰人已  
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是以分天下以厚  
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  
之共害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干  
之憂則以天下之憂予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  
注曰食勸強之也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  
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  
深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夫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  
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翰曰博廣篤厚遠  
長也憂深謂憂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  
天下之深也

之祚矣五臣本無矣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  
也向曰子孫相承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忠左曰  
不絕曰世及作福也子曰雍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忠左曰  
任諸侯治之也銑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九服之民知  
有定主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上之乎愛於是乎  
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  
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  
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齊曰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  
信上情相連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  
以共敦風化也王室道衰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  
勢勢雄俊之士五臣本作無所寄霸王之志善曰孟子  
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離也然後國安由



萬邦之思治

善曰毛詩序曰下子因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

治也 既曰言天

於國則天下皆安也

主尊

羣后之圖身

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羣

后諸侯也

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

善曰目綱目也諸侯天網以喻

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網方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齊曰言

理萬邦則國安

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編故網通矣

四體辭難而必獲

獲又

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支喻諸侯也辭去也齊皆也心皆以喻天子也 翰曰

蓋 善本無蓋

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

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

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

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五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萬統垂業與何如 何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

不聞有而今夫盛衰隆弊 五臣本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云四者悞也

繫乎其人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 愿法

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

善曰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

而或闇以論盛衰興廢抑惟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慈也 妖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金柱預曰京尊

也 良曰愿謹也諒明也言事明暗不常

故世及之制弊

五臣本作敝字於疆禦厚

下之典漏於末折

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疆

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棟實殺

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疆禦而難

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未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漏失

也 侵弱之釁溝自三季 善曰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



表序曰秦惠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彙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六宜也  
常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翰曰蓬起也三季謂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強者侵弱此彙起自夏殷周  
之末陵夷之禍終于七雄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  
也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翰曰陵夷謂頹  
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頹毀終於此時  
也昔者成湯親昭夏侯之監公旦曰涉商人之  
戒善曰夏后之監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良曰成湯周公親文質相濟  
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  
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臣  
本齊曰人質損益各以其宜也物事也體字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  
春秋曰等

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銑曰革改也畛  
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  
之制有盛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二  
於夏殷也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  
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  
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固知百世非可  
蓋至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筭計也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五臣本作敝字而侵弱之辱愈於  
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  
是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  
武之祀無乃殄乎翰曰懸遠也御統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  
言周崇五等非闇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雖善  
制必有表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必有侵弱之辱統差  
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是以經始權其多  
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  
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



非致治之具也

五臣本无也字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

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取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故

國夏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於諸侯什位以問王政

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也主弱則憑諸侯以爲輔佐使不失其位也及承微五臣本無微字積弊五臣本作王什去也翼戴統輔佐也

室遂卑善曰新序曰及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左定王王室遂卑

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善曰東京賦曰然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

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

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盤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降及亡秦棄道

任術日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懲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

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尋斧始於所

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无所庇蔭矣葛藟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翰曰同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斷其所庇廟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為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善曰國語曰暗昧也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良曰言秦獨饗天下雖速

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舉實由孤立善曰毛萇詩傳曰東

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什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向曰不必一道



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憂實由不封立所致也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

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土崩之為痛也

善曰周之

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

不競有自來矣

善曰左氏傳鄭石曼謂子襄曰今楚突不

競強也

國之令主十有餘世

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

今主所以統天者不

然片善勤王諸侯必應

善曰論

語子曰

遠馬爾雅曰令善也

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

翰曰周室雖不強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致匡正者諸

侯應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善曰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

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

者何犹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

故彊晉收其請

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

向同善注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

王享酏命之宥請遂頓

豈劉

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讓

借使

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

覆

滅之禍豈在曩日

漢矯秦在大啓侯王

周室

不遵舊典

境土踰溢

子弟也

文選五十四

七



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固固有數矣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而安也錯曰賈誼上書云諸侯強盛長

亂起奸此所以危國也晁錯又恐諸侯盛以為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土地是以諸侯阻其國家

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善曰阻恃也勢足者及疾士狹

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善曰漢書賈誼曰大

抵強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強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反及賈

高因趙資則反及陳孫兵精則反及彭越用梁則反及黥布用

淮南則反及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賈高非

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

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

南楚趙亦皆反也輸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

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

燕王盧縮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敖趙王遂濟

南王壁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綱謂漢初綱紀

尚弱漏網謂孝景時去網疎寬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善曰

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馬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

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注曰

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

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群盜所稱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

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太常

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吳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

肯見盎也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是蓋過正之災而

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非建侯之累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

師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然呂氏之

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善曰漢書曰呂產

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而太尉勃丞相平

文選卷之十四



大王勿疑也翰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逮

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廣

然復龍衣亡秦之軌矣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龍漢易於拾遺也善曰成

勇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

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

為新都侯襲酒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

楚如拾遺 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上而使王氏作威萬

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 光武中興纂隆星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五臣本作侯字 善曰

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干身家

必喪也 良曰遵法也信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

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 僅及數世姦究充斥

喪也故北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究充斥

日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也 洛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

劣然至於數世而姦究之 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

靡善曰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 一夫從橫則城池

自夷豈不危哉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

一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 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

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命者七臣千位者三子

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圍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危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

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村預曰石速士

也不存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

也

也

也

也



叔挑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工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帝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頽叔挑子賓起王命論曰闞于天位爾雅曰于求也三子子頽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于亂也七臣一曰蒸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嗣三子一曰子頽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致求爾于天邑商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悖逆僭即王位以據王

**鉦鼓震於闕宇鋒鏑流乎**  
城也天邑謂王城也鉦征也鉦鼓震於闕宇鋒鏑流乎

**絳闕**  
善曰傳玄正都賦曰巍巍絳闕濟曰鉦金聲也鞀鼓也闕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於天子之宮室也

**然禍止畿甸害不**

**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昔也畿甸近國也宴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末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

**是以宣王**  
五臣本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頽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頽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台師圖溫左師逆王王叔帶襄王同母弟也翰曰振起也

**而四海已沸**  
善曰階闕蹙擾謂王莽也向曰言周封立之內鬻亂而四海已沸也

**葉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善曰葉臣董卓也茂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



遠也蓋無所援助也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

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

亦猶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

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善曰聖主得賢臣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

公九合諸侯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

以正天子之位也言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

勢耳故烈士振腕終委寇讎之手善曰左氏傳劉子

遠績禹功而大庇民馬阮瑀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無憤

發者也漢書曰燕奔之間萬士瞋目扼腕 翰曰言壯士

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

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挫折者迫於

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提手也委 中人變節

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以助虐國之桀

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又記上歌

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 雖復時有鳩

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合同志以謀王室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程義心惡之遂

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

刺史馥等到官各奉義兵討卓 銑曰鳩聚也 然上非與主

下皆市人善曰漢書曰程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

曰子于其濟平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秦一秋曰驅

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濟曰與深也上非深

沉知人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善曰范

之主也 班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翰曰師旅

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悉散則無闔心何能有先定之

次也先定謂爭勇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善曰臣本

禍 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 臣望未

班彪曰假號雲合 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也



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

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或公子扶蘇民望也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世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

昏主暴君有時比述臣

本作故五等所以多亂

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後范曄後漢書孔融薦祢衡曰該曰

該實卓然今之牧守比日以官方庸能良曰庸能命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

陟日用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考黜陟幽明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也申黜陟

陟之理日

長率連屬成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

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韓同善注言此日奉天

子休明之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皆迷其職也

之鬼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

有以之興矣

銑曰遷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以為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補兵也苟

或衰陵百度自悖

五臣本作勃字善曰尚書曰不役耳日百度惟貞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

陵是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嚮官之利以貨准才向曰嚮官也皆

者下位故云則貪殘之萌五臣本作珉字皆如羣心也日

珉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心諸侯也后君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

以之廢矣

良曰後之帝王見其嚮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且要而言之五

等之君為已思治

善曰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已日謂其為長父子孫計故謂必思理

郡縣之長為利圖物

善曰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為利翰曰謂其知不父也若官故為



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

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札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向曰

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也善曰脩

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情銳而安民之譽言遲善曰鄭玄札記注曰性用實也是

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善曰鄭玄札記注曰性用實也是

巴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濟曰損實事以養名者官

長所夙夜也五臣本無也字損實事以養名者官

也長所夙夜也五臣本無也字損實事以養名者官

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工衆皆

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

此郡縣長所為如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此五等諸侯則不然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精善曰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銑曰後嗣

為上無苟且之心君下知膠固之義善曰漢書王嘉

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

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善曰言八代同建

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修短異

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

深然則五臣本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八代



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  
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良曰一  
理謂合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善曰論語子曰  
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濟曰秦  
奪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  
孝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

善曰孝標植根溜右流寓魏庭冒履  
木難危僅至江左負材矜世自謂坐致

雲霄豈徒後巡十念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  
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  
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取具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  
魏志曰管輅子公明平

身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  
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文等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  
南承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善曰漢書  
梅福上書

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  
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故謹述天旨

因言其致去爾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  
也 翰曰天旨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

輅天才英偉瑋璋特秀

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至  
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抱

朴子曰故侍即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瑋璋  
特達抱朴子曰陸士衡曠世特秀超古貌令 實海內之

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善曰墨子曰墨子比之齊過  
日者日者曰弟今日殺黑龍

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比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  
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  
卜祝之間也 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曆數之任者卜祝而官  
謂主十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 而官  
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







流而未詳其本

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已之論言吉凶

由已故曰語其

嘗試言之曰

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杜預在氏傳曰嘗試之也

翰曰

夫道生萬物則謂之

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善曰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

養萬物而不為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

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忘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善曰周易曰鼓天下之動

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鼓動至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

皆任自 隊之淵泉

善曰隊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蹏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蕩處天地之性也

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善曰 確乎純乎

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



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化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 化而不易

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

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善曰祖

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 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

變易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

之遇鬼神莫之要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聖哲弗能預也

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魚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

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肉 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

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曰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

留之倒謂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却行之

於箭滿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壁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滿刻以百二十為度常昭曰舊漏晷夜共百刻哀

帝有短炸之期故欲增之也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急刻於箭滿之內也皆出於自然箭謂

水中置竹箭水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善曰孝經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 是以放勛之

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銑曰言

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 文公憲其尾宣尼絕其

糧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且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

善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在陳絕



糧亦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苜苜音以善曰薛君曰苜苜

命也澤焉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與苜苜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與君子雖

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蚤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

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苜苜傷大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苜苜薄言采之苜苜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

通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善曰崔瑗七

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作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守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

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子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鄭之君子孟子輿擬其体著七篇謂之孟

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之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喻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諸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未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采采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滅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韓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

斃死也淑媛婦善曰大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善曰史記

劉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楊雄反離騷欽子楚之相累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累也向同善注賈大夫沮

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善曰漢書曰賈誼為

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銑同善注沮喪也長沙地名皓髮白首也

君山鴻漸斃羽儀於高雲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

經光武即位拜譚即詔會議雲其上問譚曰吾以議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議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扣頭流血乃貴由是失旨遂不復轉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



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士子也。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

死如殘折羽翼。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志，黨之志明，帝以為行材，過其抑而不用，遂瑱壞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翟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翰曰：此豈才不足而行

有遺哉？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或有不及，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天命也。近世有沛國劉瓛，桓瓛弟

進津，並一時秀士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大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奉

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曄

揚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進則志烈

秋霜心貞，崑玉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崑崙山名，出美玉，其色白，故曰崑崙。崑崙山名，出美玉，其色白，故曰崑崙。

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

以言古則。善曰：谷客雜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向曰：兩賢，瓛、

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

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

文選五十四

文選五十四

文選五十四



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諷藏也銑候

曰王金所以此羨君子賢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

草木以共離與糜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

各埋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壘

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

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樹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塗潤

野草封禪書曰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翰曰其骨肉脂

膏塗於平原填於川谷也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沉

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

與殤子善曰尚書曰家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何衡左右商

傳曰谷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

復黑齒落復生事與孝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

歷夏至商木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

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天也良曰宰衡

伊尹也言其貴也卓隸賤也容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

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

之與敦洽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飽桑

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富

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女牛半於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

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

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吊曰何以為謐婁曰以東為謐曾子

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

樂于此而謐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而施陽文也許慎曰

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儻糜推頰廣頰

色如漆脂垂眼臨鼻長則而熱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咸

醜而有德也濟曰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九女咸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

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翰曰言上之所述故

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

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其五臣本作其字斯之謂矣善曰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五臣本作其字周流變化非一或先

命富貴在天五臣本作其字後笑或始吉五臣本作其字終凶或不召自來

號五臣本作其字



或因人以濟

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傅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

以致人良曰言人之

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也

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

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鶻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比叟頗識其倚伏

袍朴子曰駕統不可以一途驗等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而征賦曰寥寥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銑曰忽

微驗又不可以

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言夫

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末也必憑人而御物譬

如大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致文子曰德仁義禮

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

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人或亦呈其靈

象也御猶乘也

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非冕旒之

尊須任百官以為上司之職乃成其命言

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

而或者觀湯武

之龍躍謂龕

五臣本作戡字

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

英睿擅奇響

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

言有神未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則三神曰予既沈潰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

子墨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也言命世挺生庸期以



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  
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  
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纓蒼黃諸篇曰綬綬  
也漢書夏侯勝曰上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  
芥一翰曰彭越韓彭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驚執也言  
有達運命者見韓彭二人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  
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禹桓榮以博學而  
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  
也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善曰莊子曰夫載鼎於壑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  
半夜有力者負之而走其味者不知也濟曰言皆足所稟  
受天道運轉非必已能所至言武孔墨彭韓張桓皆天命  
運轉所為不故言而非命五臣本  
者字有六蔽焉爾善曰  
論語  
必由已也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請陳其梗善曰  
東賦曰其梗  
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王逸曰靡綴也膩滑也淮南子  
曰多嗚濛濛濛施配也說文曰嗚張口也音侈通俗又  
夫靡顏膩理咳昌為許  
為頰子頰鳥形之異也善  
曰

曰嗚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魁頰賦闕賦曰  
靡顏膩理好貌也嗚張口不止也頰頰鼻高貌也乃人形  
之異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善曰淮南子  
曰朝秀夕零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似蚕蛾其生要口龜鶴壽  
千百之數注壽之物也向曰朝謂日出時辰謂日出時也  
龜鶴壽乃千歲故年之殊聞言如響音智昏救麥神之辨  
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  
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以對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  
殺厲公荀盞士訪逆周子于曰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麥可也豆麥殊形易別故  
以之為疑者之候也何曰聞言  
如響謂耳聽也菽豆也辨別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  
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三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善曰淮南子曰大夫夫恬然無為身造化道遙高誘  
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  
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吾楚  
闔越兵不起知三五而不知十也銳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



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榮辱之間龍犀日

獨去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也

角帝王之表善曰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河

目龜文公侯之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長弘長

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

長也並睥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

為太尉 翰曰日上下正平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

雁日錄善曰蜀注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奉鏡視而自知形死

五人無適立馬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注稷

乃備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邛密埋璧

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射加焉子于子

折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 銑同善注 星虹

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善曰春秋

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采均曰華

渚渚名也朱宣少吳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統樞照郊野感符實

王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工

嘗諫臣 向日漢高祖時送徒鄜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衣

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

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紫雲氣如蓋也麟氣盛貌 翰曰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毋感 皆兆發於前期

樞星之精而生此斗第一星也電光也

渙汗於後葉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兆跡

謂驅貔類虎奮天劍入紫徵計帝道則未達睿

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善曰尚書武王曰

羅干商郊孔安國曰貔勢莫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

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而京賦注曰天有紫微高王者

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道者測窺冥之深呂氏春秋曰

宵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翰

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



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婦人養之  
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  
而東走毋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  
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  
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當行二義有兩書生告過  
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  
也自此嫗數往視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鷄以  
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毛萇曰  
有伊氏女歷陽為湖人楚師屠漢卒睢隄河鯁其流秦坑  
化為魚鼈餘同善注

趙士沸聲若

五臣本

雷震

善曰漢書曰項羽最擊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強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沛沛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命當弱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

石與瓊瑤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

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

五臣本

之哉其

蔽三也

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崙王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膺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

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髮幾於知幾者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

文季之子知幾之人亦何亢禦也

璜不能無考

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崩也銑

故亭伯死

五臣本

於縣長相如

五臣本

卒於園令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子伯竇憲為車騎將軍時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

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去于家漢書曰才非不傑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

文選五十四

二十五



抑尺之量有短哉

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

信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

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溢合死霜露其為詬呼耻豈崔

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

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孝長

短從橫術家負假管無所得比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

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羊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實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

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電照風

詬也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 銑曰詬病也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

善曰范曄後漢

書吳漢謂滅官曰將軍獨者經處處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

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

四也 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

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候詩曰三命皆有極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

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

曰風馳雨集 翰曰雲從故重華立而無凱升辛受生

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

而飛廉進 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

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蒼舒隕鼓檮戴大臨

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舜臣克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於受孔

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裔生蜚廉蜚廉生惡然則

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一銑曰言善惡各從而見也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猶不



同器鼻鸞鳥不接翼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

比于文曰聞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曰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蔽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言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艾棘俱植鸞鳳之不與鳥鵲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暗西都賓曰接翼側足

鼻惡鳥鸞神鳥也鳳凰之類是使渾明敦徒檣桃杌几踵種武

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善曰左

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

謂之檣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

謂之檣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

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

可得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善曰戎狄謂

反也道德以蒸報為仁義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

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雖大風立於青

紅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魯何足喻善曰淮南

時窳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傳羿誅鑿齒於

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鯀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則十日

而下殺窳窳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

封豕大豕桑林湯檣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自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唇乘間電發善曰

謂晉也工室搜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

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七毛萇曰杯晚

一選五十一口

二下六



切又曰蕩也上帝鄭玄曰蕩也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功給剪書啓曰息沸胥于桑墟然亦梁之問通以虜為沸胥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胥夷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遂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

**覆瀝洛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洛河左伊右瀝于居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祖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濟曰先王桑梓謂夏與三皇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縣謂中國也

**競其萌**五臣本**黎五帝角其區宇**善曰帝昭漢書注曰

**種落繁熾充拓**五臣**神州**善曰范

傳曰黎黎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神州**善曰范

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良

**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不口秦**

**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善曰尚書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嬴孟秋始縮高誘曰嬴長也縮短也北安同尚書傳曰汨亂也

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

**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

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各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

為命焉知其所以由之**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也銑曰賦布也

五臣本無也字**夫神非舜禹心異朱**

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均才絪卦中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

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絪止也胡卦



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冊朱克于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是以素絲暗絀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所習而成也

**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

日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墨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必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逐性有始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應詹為太守

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思如父母**楚穆謀於潘崇成殺**五臣本**道之禍**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不能上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

王縊穆王立潘崇大**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子師 良同善注

**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曰熱之居 業皆商臣之子孫 曰熱之居 業皆商臣之子孫 曰熱之居 業皆商臣之子孫

日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 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昔婦 子聞之惧下石乞孟厭敵于路以心擊之 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王名也言惡者乃 盛善者乃死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臣

**或以鬼神害及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宋景公有疾 德是輔 惑守心 災或災星心

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 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君可移於 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災惑乃退三舍延 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 共感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

**濟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 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 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 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



千里之若使五惡無善惡無微未合斯義善曰因此而

雨至也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微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

星退兩宜公門高五臣本以待封嚴毋掃墓於望

喪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問壞父老方共脩之于

未有所究于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

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測殺我不自意

敗同善注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君子身我自強而不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如使五臣本仁而無報奚為脩善

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善曰不必為仁而無報何故

乃激過之辭矣夫聖人之言顯而毋微而婉幽遠

而難聞河漢而不測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而難測也

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

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共河漢而無極也司馬

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以謂曰婉柔也齊曰河

漢之水或立教以進庸怠或立言以窮性靈善曰此

之所由也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積善餘

慶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比

所謂積善必有余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鳳鳥不至言命

也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今以其五臣本

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善曰毛萇詩傳曰蟬蟬渠畧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辨之不如朝生夕死之蟲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復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濟同善注刑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感也丹雲則比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且也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珪璧既卒寧莫我聽良曰周宣王大旱祈雨璧盡珪瑩於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善曰于叟為明君事則有異也種猶立也勛克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善注延年殘獷猛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曰說文曰善注延年殘亦未甚血跖之酷暴而延年速先敗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向曰廣惡也嚴延年殘亦未甚

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

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民之辟銳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善曰此什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更改其節度也

居猶亂之世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其善不改也夫食稻梁進芻楚秦患衣狐貉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鶴籠衣冰紈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鸝吟君稻梁同語曰芻秦幾何論語子曰狐絡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水紈向曰梁米也牛觀窈

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五臣本作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声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周禮曰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曰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修道德習仁義敦

孝子節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

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天知命善曰公平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會獨弔曰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体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其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出智力善曰莊子曰知命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聖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翰曰識旁達之理不出智力所至乃在於命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善曰

莊子曰予思乎知悅生之或非瑤臺夏屋不能悅其

神善曰尹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也

善注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

者不敢忘也退而方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不充

誦五臣本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誦作屈字

賤不充誦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遇罪去吉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

命豈假在此文乎



六臣註文選卷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張銑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  
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  
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路逢峻峻然袷之廣  
朱公叔絕交論到既見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善曰此假

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  
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稱遷至尚書  
卒贈益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  
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 主人曰客  
奚此之問 善曰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 客曰夫草  
其意故審覆之 向日奚何也



蟲鳴則阜螽躡離虎嘯而清風起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

事以喻之 毛詩嘒嘒草蟲趨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

優而右搏離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 濟曰草蟲鳴阜螽趨躍而從

之離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 故網因緼於相感霧務以喻交不可絕也 離謂虎文如離畫

涌雲蒸嘒嘒鳴相召星流電激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

相從言感應之速 周易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 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

友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良曰網緼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嘒嘒聲也言

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

子非心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未逝 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 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

知我 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感共之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五臣本作協 膠漆志

婉孌於墳篔秩移反 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墳篔蓋蘭茝墳篔言和順

之甚 毛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 好和琴瑟鬱郁香 上林賦芳香氤氳醜烈淑郁楚辭 蘭

茝幽而獨芳 周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 漢書贊 婉孌董公 毛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篔 土曰壎竹曰篔 銖曰琴瑟墳篔皆樂

器其声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貌婉孌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墳篔其芬如蘭茝其堅

如膠漆謂以茂 聖賢以此鑠金版而鐫盤玉書玉諫盛之道相從

而刻鍾鼎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版墨子曰琢之盤孟銘於鍾鼎傳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王牒文祕說文曰牒記也 何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鑠於金



版盤孟玉謀鍾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玉  
壁禹所刻文名玉牒古人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

若乃匠人輟成之妙巧伯子息 波之雅引 善日

此言良朋之難遇 莊子莊子送墓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  
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  
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  
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斷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  
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  
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  
湯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賞音者 濟曰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善日 後

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臣  
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未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  
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  
而柩不進其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  
白馬號哭而來其毋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  
死生各異未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

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談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  
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食不  
食善即至寘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  
死伯牙破琴為陶陶哉 良曰陶陶和樂貌 駱

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善日

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 靈光殿賦 縱橫駱驛各有  
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 霏霏劇秦美新曰霏集雨散莊  
子曰巧歷不能得而况此乎漢書曰桑弘羊雜陽賈人子以心  
計侍中 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  
塗雖巧於歷數及心筭之 而朱益州汨 骨莽莽牧粵謨  
人無能測其委趣

訓捶靡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

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善日言朋友之義惟在典  
謨公叔亂常首而絕之故

以為疑 尚書曰辨倫攸叙 聖有謨訓多語孔子曰祈奚  
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 肅曰言其切直 爾  
雅曰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 絕交游司馬  
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 李斯曰秦思君



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鸛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社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竊盜論語敢問崇德辨惑銑曰汨亂尋常也

主人忻然笑曰客所謂無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顧澤不觀鴻鴈雲飛善曰言朋友

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弦者未知交響張羅者不觀雲飛諺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撫以手按之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弦謂之徽韓詩外傳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菽澤悲人異物志曰沮有菖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十生言澤生草曰菴沮與菴同

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向曰听笑貌循弦曰微澤有字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瑟循絃不達燥濕之聲交響張綱草澤而不觀鳥之高飛乃惑之甚蓋聖人握金鏡

聞風列龍驤蠖屈從道汗鳥隆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聞風化如龍蠖之

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雖書曰秦失金鏡鄭文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開驤騰也蠖蟲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隆殺也而况交道乎日月照壁

扶負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稜華

之微音若五音之續

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眷而為言善曰日月照壁謂太



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汚隆太平則月盈微之弘致道衰則顯棟華權道之微言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石五音之變化

於赤水言不著而為其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

前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

於著龜王弼曰亶亶微妙之意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

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

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

後合賦此詩以言惟反而後至於大順長笛賦曰五音代轉

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

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

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與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

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

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音變化以成韶樂之

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

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之理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五臣

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

以琢磨仁義因以組織居憂共戚

虞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

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

通曰朋友之道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什之曰秦陵夷至

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組織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

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

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寄通靈臺

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

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

江湖之上也在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

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

之義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鄭玄曰俞君

子魚若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

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銑曰

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

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



謂不可逮叔世民訛狙七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

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何曰三辟之興皆淑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

但何人之間隙也谷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下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

戴立山之左氏傳叔何曰錐刀之末將及爭之

也叔世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何人之間隙也颺起喻疾也

毛詩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未年之交多詐偽險惡鬼神之靈不能究其交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

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善曰

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无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如素交如水之淡也

然則五臣本利交同源派流

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善曰廣雅較明也

術法也良曰原本也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若其善曰廣雅較明也

寵鈞董石權壓梁寶善曰漢書曰石显字君房少坐法

親政事事无大小因显白决

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比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枯

巧柱檻衣以錦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權枕勢也

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

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

輔斯職焉 翰曰董賢石显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

當時鈞壓仇重也泛言雕刻百工鑪捶朱靡萬物吐漱

興雲雨呼咤羽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豐

其燠灼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

火所居也李顛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

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霜露 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葦俱也夏侯湛東方朔蓋贊曰  
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  
任勢也煙灼四方震耀都鄙 銑曰雕刻鑿播喻造化也與雲  
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  
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 靡不望影星奔籍響  
威風之盛也登疊謂懼煙灼威也

川鷺鷥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 善曰

昔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工望形表而影附於嘉音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 周禮曰唯人凡國事為期

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禎魯都賦曰蓋如飛霍馬似  
游魚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于公曰少高大門今容駟馬高

蓋車也 後漢書明德馬向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  
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向曰靡死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

奔川鷺鷥影所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明時取象於雞也  
鶴蓋謂蓋如飛霍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

也皆願摩頂至踵墮 許惟切五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

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 五臣本 是日勢交其流一

也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於踵越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  
曰見情素稟肝膽李願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腸 鄒陽上書

踵足也踵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上僚殺愛忌先焚其  
妻子誓願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

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 富

埒五臣 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聯騎居里閭 而鳴鍾 善曰史記 范蠡之

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 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  
致千金漢書貨殖傳曰蜀章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

者之利下錮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八程鄭亦治鑄富將阜氏  
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 漢書白圭周人

也樂觀時交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成都羅襲嘗至鉅萬  
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監泉鐵冶橘林銅陵 後漢書 光

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為金穴漢  
書食貨志 濁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應

劭漢書注 里門曰開 良曰將寺擅專也 則



有窮巷之賔繼樞之士五臣作子冀宵燭之末光邀

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賦香鱗萃分鴈鴛之稻

梁霜玉掌之餘瀝善曰漢書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

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

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

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

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相語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

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

屋德潤身周易貫魚以官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以貫

魚也甘泉賦貫倒景而飛梁潘岳哀辭曰望婦瞻見魚藻

踊躍張衡羽獵賦輕車馳沓西京賦鳥集鱗萃曾子曰

君福梁說文曰筆玉爵也吏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

時賜餘瀝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其與幸也甘茂謂蘇代曰

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也

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

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鴛有餘粟掌

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踴躍賦香鱗萃言銜恩遇進款

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

流二也善曰陸士龍為顯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請

札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

標松栢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

堅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

白水賄謂貨也陸大夫宴五臣作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

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善曰漢書曰高祖拜

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藉甚音義

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

泰幸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者儒送之與李膺

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

為危言覈論東國各陽也向曰陸賈拜大中大夫燕喜謂醜



通墳籍者於東都人 欽之後將歸縉紳士子送之 加以頽

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登仙 羨頽也 加以頽

錦頽蹠 將頽退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

鷄之雄辯 善曰解朝曰蔡澤頽頽折頽涕唾流沫西揖強秦

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

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

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馬

行與鄧禹書曰衍以為為神翰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

足難也王褒碧雞頽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則則碧雞

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

歸來相兮何事南荒也 濟曰蔡澤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

謂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

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 叙温

者以此為劇談也正褒為碧雞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

郁 五臣 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震葉飛沈

出其頽指榮辱定其一言 善曰詩傳温煖也郁與

煖古字通 劉向別錄 鄒衍

在燕有谷寒而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温至生黍 楚辭

江 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生反論語曰噓

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苟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忱與時仰揚

莊子曰手撓頽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 周易樞机之發榮辱

之主 良曰温煖也嚴苦威急也飛忱喻高下 於是有弱

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辨者迴顧言語也

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拄於通人聲未適於雲

閣攀其鱗翼焉 賴其餘論附駟子驥之旌端軼

歸鳩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 善曰禮記 人生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 玠伯與王許子弟為羣

在於綺紈統袴之間 論衡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

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道好也應瑒什賓曰子猶不能騰雲

閣攀天衢楊子法言 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

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翼之

旌乃騰千里之路 公羊傳注 軼過也淮南子曰焉遲大

丙之御曰過婦屬於碣石 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

紈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也鱗龍也翼鳳



也喻攀附也丐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博通附辨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声名遠也是日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

合歡善作驢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五臣作煦沫

鳥因將死而鳴哀五臣作哀鳴善日西京賦日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藏天下

於天下而不得所適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夏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品物咸享離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沫相濡以沫向日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

風之盛典善日吳越春秋日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寘問子胥日何見而信伯嚭平

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平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刊之鳥相隨而集賴下之水回復俱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濟日谷風詩刺朋斯則斷金由於湫

友失道云將恐將懼真子于懷宜致也

小隘劓頸起於苦蓋胡臘反善日周易云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日子之宅溺隘翼塵漢書日張耳陳餘相與為刎勁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駟文日乃祖吾離被苦蓋良日朋友

之心同金強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湫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是以伍

員濯漑於宰嚭淮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窮交

其流四也善日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頭詔既貴而讚負陳餘因張耳撫翼而舊飛餘既尊而聾耳故日亨

交貧賤類乎泥宰縻之好爵同於濯漑毛詩日濯漑也毛萇詩日溉漑也在於

貧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閭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詔為大夫吳越春秋

日帛否來奔於吳王闔閭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而奔聞臣在兵而來

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闔閭死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

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諂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日水公會吳橐澤吳子



使太宰諸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諸字  
不同其人一也坤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逐秦  
抗翼俱起翰曰伍員子胥也濯既洗濯也宰諸因子胥洗濯  
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抗翼  
謂相抗持翼左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馳騫之俗  
交謂宰諸厄楚奔吳陳張困秦立趙則

堯薄之倫五臣無不操權衡秉織績衡所以揣  
委其輕重績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

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善曰阮子

游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淮南子曰堯天下之享許慎曰堯薄也  
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  
工記莊稱鍾曰權鄭玄尚書注稱上曰衡尚書厥篚織績  
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績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  
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曾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  
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  
之行劉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冀薦郝彥文  
曰雪白木折暎然推世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便

秤績懸揣量也言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執之輕重持  
縣量氣之簾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  
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喻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

河漢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儒世之金玉又

河漢也論衡曰績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終庸帛何以異哉如五  
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之耀耀華學士有文章猶絲帛  
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  
漢也其餘涇渭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  
之深司馬長卿揚子雲文章如黻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賤曰左太冲詠史詩

莫肯費其半救罕有落其一毛善曰游塵土梗喻輕

視之若塵埃桓合司馬誅曰命危朝露身輕游臣在子魏文  
侯曰吾所以學貢士梗可司馬彪曰梗上之榛梗也漢書項羽  
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揚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之也濟曰雖有類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權勢之輕  
氣息之薄流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木肯以半  
豆一毛而濟之士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若衡重鎰



銖續微影 雖共工之萬德驩兜之掩義

南荆之跋扈東渡之巨猾善曰 禮記注之八兩

漢書二十四錄為兩 父侯瑾等賦曰微風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

氏育子靖諧庸回伏讒鬼隱社預曰謂共工也鬼隱惡也左

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社預曰謂

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漢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敬韓子莊周子

謂楚莊王曰莊蹄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眙跋扈

推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口盜跖死利於東陵之士司馬彪

曰東陵名今魯濟南 東京賦巨猾問豐騰其畧功 良

曰銖銖輕也影微續微貌喻有氣勢之人鬼隱惡也共工少

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荆

楚也莊蹄為盜跖為盜南楚臣大猾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

陵地 皆為匍匐透迤折枝砥痔金膏翠羽將其意

脂膏便辟 道其誠 善曰說文曰透迤邪行去也史記

透迤滿眼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

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手折手

節附能枝也莊子曰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

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邪穆天子傳

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洵也內音綽

漢書繇王閏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文實幣

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韋王逸

曰柔弱曲也 論語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 翰曰匍

匐伏行透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案摩手足也痔後病也宜

人砥之言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蹄盜跖之

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砥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

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使辟曲猶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

貌引誠心 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

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寔忒是曰冒重交其

流五也 善曰禮記曰苞苴葷葷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

者也或以韋或以茅苴宿戲曰鏡思韋苴之內 鏡

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葷葷以累魚肉

也張張安世霍霍佳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間謀其勢

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鑿故桓

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



譚壁言之於闐闐林回諭之於甘醴善曰杜預左氏傳賈買也

周禮註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蘇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君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遷曰林回人姓名何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賣也醴甘故速壞也今言桓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夫寒暑遞進盛衰相

龍衰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以終貧或初存而求亡

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善曰周易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來文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藁因也說苑雜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筮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濟曰遞迭襲仍約倫泰奢也言人事不恒通塞之理此則殉作殉利之情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

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

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五臣本作也善曰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

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相至丞相與博有隙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付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而翟公方規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而翟公方規

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五臣本无乎善曰莊子曰

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翰曰規規小兒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感衰其來久矣謂翟然則此五交是生三豐敗德公署門訖客見事晚也

殄義禽獸相若豐也善曰尚書侮慢自賢及道敗德左氏傳注曰豐暇隙



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也與禽獸相

同難固易攜離訟所聚二譽也善曰左氏傳曰

離訟名陷饕餮食貞介所羞三譽也善曰左傳曰縉

于飲食冒士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饕餮漢書贊曰

沒名聲於貪鄙為古人知二譽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

故王丹威子以楨古楚朱穆曰言而不絕有言哉

有言哉善曰詩傳曰梗病也速召也有梁之功

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數美之至

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潭池得守象

同得珠言哉言子良曰梗病尤過也楨楚杖也昌當也言

美也美哉美丹穆之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

情遠也銀黃夙昭民譽善曰漢書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

之長昔民譽也翰曰樂安郡名髦傑喻英彥也縮賈適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五臣作將俊邁聯橫許郭類田

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

王子建仲宣也魏志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

後漢書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

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

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

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銑曰

適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

名又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見一善則盱衡扼

刻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

衡扼



腕半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無朱紫

由其月旦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漢書曰公軒衡厲色振揚武怒

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軒張目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守口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查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向曰軒衡視見扼腕揚舉也抵掌側於手擊掌也雌黃善忘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

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輳輜輳輿擊輻湊為歲坐客恒

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請登龍門

之阪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輳比駁墳接街陌說文輜輳車前衣車后為輜輳蘇秦曰臨淄之塗車駁相擊輜輳車軸端後漢書

孔融曰座上客恒滿

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漢書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濟曰輜輳華車也輜輳車軸頭也闕

域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奧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助門限及奧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之堂李膺之門

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壘迹善曰戰國策蘇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北三且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顧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反迂延負轆不能上伯樂適之下車攀而哭之莫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渝拔僕也渝拔翦拂音義同東觀漢記曰詔質達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壘迹良曰昉視也言士人因助顧盼翦拂而升臺者摩肩壘迹言其多也影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處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作並惠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之清



塵庶羊左之徽烈善曰過秦論合從締交 禮記賢

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淮南子惠施死而莊子履

說言世莫可為語 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

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

衣擢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善曰省鼠雖愚猶知徽

烈 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兒言當時與任助交者皆想慕及

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徽美烈業也

瞑目東奧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善曰東奧謂新安助死所

子 夫差宜自東奧 楚詞歸骸舊邦莫誰語 魏武遺令曰於

臺堂上施六天牀總帳 後漢書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

舉諸公所辟雖不就 有死喪赴吊萬里常於家預多鷄一隻一

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鷄置前 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禮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 馬動輪范式也

曰 瞑目死也 粵當為越為 任助死於新安 葬於揚州 揚州則梁

之洛陽也 總素罕稀也 宿草塵根也 彥美士也 動輪之賓謂墓

無車馬之謂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

寄命鄙蕩之地善曰諸孤助子也 劉潘梁典曰助有子東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 趙氏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 李

陵與蘇武書 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 後漢書朱勃上

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 蔣子萬机論註許文休東渡江乃在

嶂氣之南 梁典不言助子遠之交 桂今言大海之南者 蓋言流

離之甚 向曰藐小貌 諸孤謂助子也 流離行散 自惜把

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

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 劉孝標與諸弟書曰

漂流溝渠洽等視之 悠然不想存瞻 平原劉峻疾其奇且乃廣







在晉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札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劉孝標註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

以播氣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穹于次月穹于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

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中虛也鄭玄考工記註曰播散也向曰此章喻君象天

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薄迫冲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執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

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臣德也以五行錯而致

用四時違而成歲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

之受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善曰莖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成其歲亦統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是

以百官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勢契以要克諧

之會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故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納鑑錡

之合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輶尚書八

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

處其職治其事以待工主無不安矣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執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

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

臣聞任重於方寸蓋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

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劉曰夫錙珠之衡懸于斤之重徑尺

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照窮則照暗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

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才亦力也器能也鑄曰權秤曰衡



始危也言力必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稱之物重於鑑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

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劉曰由衡危

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為緝熙稷契所以垂美

效驗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

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

故能安國存身而無明濫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主明主聿興不降佐於

昊蒼五臣本作倉 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

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 髦

俊也 周勃大丘貢于丘園東帛弋弋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東帛之聘弋弋委積之貌 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 尚書王如不敢及

天基命定命 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

以俊乂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

之使善曰言未代聞主崇神奔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

鷄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

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濟曰此章明昏

主棄賢良親邪媚數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鷄神名鳳舉

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數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鷄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五臣本作施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



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五臣本作敝之政五

侯並執西京有陵夷之運劉氏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遂五侯用權

而漢世以亡善曰論語注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三桓謂仲孫

叔孫季孫東國謂魯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巨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

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述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士崩春秋命歷叙曰五德

之運應錄次相代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述也陵謂頽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靚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  
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

心善曰至道均彼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台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合響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真曰灑猶汎也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靈輝日也靚日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兄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之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  
以巢箕之叟不眇丘園之弊浣渭之民不發傳巖

之夢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田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詳孰是傳說繁於傳若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宜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而洗耳呂氏春秋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一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

文選五十五



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  
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  
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  
許由也由於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  
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  
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  
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醮周古史考許  
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  
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耻聞  
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  
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以  
矣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  
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  
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涓乎  
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  
矣類致網網也巢巢父也箕山名時顧也故帛也洗耳或云  
許由洗耳於涓水傳傳說也隱於傅氏之巖見夢於  
宗徵之爲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  
父不顧東帛之聘許由  
不感時君之夢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且之察也

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

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

天下歸仁非感王帛之惠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

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鐘鼓之音爲禮不待王帛

之物此所感之至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

之珠在九重之淵並子曰五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

地也論語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向日此章明聖人什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覽鏡也

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王帛禮也夫鏡之質薄

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

能亂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

臣聞積食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

以都心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五臣乘馬班如不輟



太山之陰

劉曰美女之影不感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

盜盜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嫱可說於心而不若愧

不進也曰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陽

謂盡像也班如馬不進貌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

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淫不悅西

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

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絃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論語注曰方當也公羊傳克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絃

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黑子以為傷義故不聽良曰

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玄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

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蓄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

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弦之人思與合曲亦

由明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

以陵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劉曰為

不假風力颺號夜見豈藉還曙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

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鸛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

風而起淮南子曰鸛鵲夜嚴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

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鸛鵲謂之老鶩鶩音休蚤音瓜翰曰

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窮也颺急風也曜夜之目謂

能夜視也倒日過日也賢者隨時而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

颺之翻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

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



以柳莊黜殞非瓜行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

之田 劉曰夫黜戶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

子曰我數言遽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肯而不能退死

不當君喪正堂殞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

遽伯王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殞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

諫死以尸諫然經藉唯唯有史魚黜殞非是柳莊豈為書曲散亡

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

瓜行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

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

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

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盤而死以上

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什頭碎

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繫門而劉云觸

車未詳 左氏傳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

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總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

瓜行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

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遽伯王之賢退彌子瑕之語

當殞我於側室足矣是黜戶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戶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 禽息鳥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戶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本作 暉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

後時之悲

善曰言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

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犯人之有日月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

而人不知德 抱朴子曰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常故壞

其眼目以行譴人乎 已子辨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向日

此章明讓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目也

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 此喻君也雲喻讓臣

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讓言所汗之也夫雲醫於日則

不能照垢汗於王則不能光亦掩明主賢臣遭讓邪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敵系會之音生五臣於絕絃

效選五十五

五十五



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善曰香以播實而發

芳絃以特絕而深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上林賦 醜烈芳郁王遠楚辭注 委棄也楚辭 五雲紛其繁會 齊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絲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是

以三晉之疆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

樅門之哭劉曰晏嬰成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善曰晏子春秋 晉平公使范昭視齊因政景公醵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成不習也范昭顧謂平公齊未可并焉欲試其君晏子知之

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輕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 禮記晉人之覲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 史記韓哀侯魏武

侯也敬侯共成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 通言爾非謂下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 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 樽俎陽門 言此二人修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陽門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 齊宋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於詠是

以言苟適事精廉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吟劉曰此言

取其正事而已豈非徐門闕乎嬰敬 言漢以近郊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 善曰 待備員而後任 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秀容俯仰殊体必依於歌上有言適於事听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劉曰此言物有因而易之



彰 善曰乘扶因也 尚善傳載行也孫卿曰吾嘗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鏡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 徽美侯待也言用  
之聲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后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  
賢而后濟賢人  
因時而后彰

臣聞覽影偶實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效於遲是  
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受而漢隆玄言流而  
晉疾此其驗也 向日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 虛  
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實  
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机務

臣聞鑣燧吐火以續湯五臣谷之罍揮副生風而  
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綴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  
例也 善曰論語 鑽燧改火 楚辭後飛廉使奔龜

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  
大功 燧鑽火木也 暘谷日出處 罍日影也 飛廉風師也 毗  
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副生風亦能續日罍之  
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葦蕙被其

涼是故五臣本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劉

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  
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煥聖主  
理人不以貴賤而殊威  
德也肅嚴普偏洪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道繫於神人亡則

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

伶倫之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 奚仲  
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 伶倫妙在其神







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善曰字  
書曰薰火煙上也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豈治之政尚  
書益曰至誠感神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  
身者難繼薰煙徵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  
尋煙染氣煙息犹香喻周孔虽死禮教之風尚在驗  
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成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  
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感善曰日

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  
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鄒析子  
曰藏形匿影鬼谷子藏形其有故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  
也尚書五刑傳明王踐位則曰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  
說文捕取也思玄賦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側意世加甚焉  
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匿藏也重光  
日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曰發光藻  
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貞觀而明之然日非  
尋捕至非探願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

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劉曰凶邪亂正可  
山浮雲蔽天疾風

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上楚戮費鄂而王道洽善曰  
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絕驩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劬美也二臣費无極字鄂  
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无極楚之讒人也去  
朝吳出蔡侯夫喪太子建殺連尹太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  
常曰是危之罪也乃殺費无極鄂將師盡威其族以說其國  
翰曰此章明諷暴亂則王聖明矣霄天澄爭也四族謂  
共工驩兜三苗歟二臣謂費无極鄂將師也天水喻君也  
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  
時泰也劬繼也故舜能繼唐曰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  
傾非假百五臣本  
作北字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侯西子之顏  
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劉曰物之企  
競由乎不足



政之不洽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  
軼不勞穡契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工芳調於比耳  
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子蒙不絜則人皆掩  
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跌曰此章明君當  
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此里樂名操曲婉順妾好俟待  
也西子而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比里之  
操待而施之容而后樂哉言聖人亦當隨  
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

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五臣本無字

民五臣本有倫字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

放勗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強有堯舜之至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至哲之治樓上違上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以力移也勗勉叡明也童昏疑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已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德上人倫

不能免已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庶無常節身或難照五臣

昭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列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望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遠不可抑知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憶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唯明何者天運有定畧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

臣聞傾耳求音眠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

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

質不能共其休列曰耳之字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



用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日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由良曰  
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廉優樂登徒狗營  
感夏塞隔也夫傾聽未聲者則宜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  
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  
休戚是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

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

五臣作陵霄之節厲劉曰名則傳之不朽劣則身居萬金致謂之

周易遁世無王逸楚辭注 避隱也 論語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 禮記幽居而不淫漢書 嗣通曰婦人有幽

居守寡者 毛詩有女懷春言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不可狂知欲不勝名 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

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

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

相撥之君劉曰搖頭敲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

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 善曰身

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 莊子北溟有

魚名曰鯀化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家語子路為蒲

宰人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田而三稱

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

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

不偷也至其廡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明不擾也 後漢

書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人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

忍欺 詩玄王桓撥 堯典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

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 銑曰此章明令典

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

絳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 蕭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

黎黎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殷易也

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蒙同莫叟蘇收察懸景東

秀則夜光與珉珠善作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

功偶時而並劬劉日運若符來則啟明易與數逢光季則

而仲尼逐善曰飛轡懸景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變也

頤潛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唐雅曰秀出也慎

子日離朱之明詩象曉奏功無珠子日珠珠子

具而而見日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

明于西部陽上書夜光之璧戰國策自骨疑象珉珠類

王張揖漢書注武夫石之次王者向日此章明君暗而

權臣任事則資取意同類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口為

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矇諸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

象薄臣也秀出也夜光室名喻賢也珉珠石名喻愚也換易

也困羸也夫日聞則明日與音響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

珉珠咸歸匿曜亦猶世昏則賢愚俱

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劬繼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也

以寸管下僚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

不能以形逃劉曰寸管黃鐘九尺之律以尺飛所以辨天

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至夏立丈二表於

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

曰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宣必周密

布縱慢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

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

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禮記注僚猶向也

周禮土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以至之景天有五

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謂也陰陽之所和也

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但察志氣之近可

驗心迹之遠管律管也僚向也謂揀向地中候氣也欺誑

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則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

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

而況人情能逃置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

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



萬殊之妙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經節有恒清濁

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比皆應是以帶有之與懷豁

難得而校善曰文子事由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鏡

不設形故能形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

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爾而

不通分爲萬殊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

無不應玄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按改易之

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人應物

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

臣聞祝故五臣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鼓鞀鼓踈擊之

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聲而節樂者繁一祝之力也

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翰曰

此章明道雖以而合理者亦不可棄祝圍止樂之物鞀小

鼓也夫祝圍鞀鼓音雖希疎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

致化圖謀事物亦資合

理之事以審要合會

臣聞目無嘗五臣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

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善曰言為

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

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左氏傳注嘗試也

論語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曰尚書傳曰殊責也銑曰此章

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之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

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

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

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

之龍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鷃之

義善曰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間沒汝

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

玄問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

鰐冠山陵魚吞舟吸涼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

容備以蘭香練膏也日安不到燭龍向照

容備



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日此章明物各得其所則無傾慕之心  
肆恣厭飽充足也  
王鮪魚名俎祭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  
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沮豳王  
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  
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善曰楚辭衝風起

也言及遇隧風大波通起

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

而傾善曰法言吾不見震風能動鼙鼓也洞疾貌也楚辭

唯我也良曰震風大風

何則牽乎動則靜疑乎水波靜而

動也鄭玄儀禮注凝止也自定之貌

波安而反靜止也

係乎靜則動貞

劉曰言舟係乎地風動

而屋傾是動貞也善

波安而反靜止也

係乎靜則動貞

劉曰言舟係乎地風動

而屋傾是動貞也善

波安而反靜止也

係乎靜則動貞

劉曰言舟係乎地風動

而屋傾是動貞也善

波安而反靜止也

係乎靜則動貞

劉曰言舟係乎地風動

而屋傾是動貞也善

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肆恣厭飽充足也

何

日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

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女而害意

周易曰貞正也

銑曰貞正也

屋係於地是靜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

殷流盜跖披會史之情

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

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雪之人披淳

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淫蕩流靜則安流為水

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參史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

墨之口向日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魯參史史魚廉潔之士

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取正風

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

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

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堯俗以原

流勸誦輕薄之類風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主

亡其跣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向惜於此昭

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跣履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

借出而不與之

借出而不與之



借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著薪而亡吾著簪是必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術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墜屨忘簪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流俗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臣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

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

彌天之潤故閭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方

約而功峻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與雲之使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善曰毛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雲起於山而彌於天

商風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

不能興天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閭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

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

周京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

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後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

詩序彷彿不忍去而炭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翰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

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於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

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臣聞通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

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貴鼓密而容響



朗笛踈而吐音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且隨俗汚陰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田求鳥必高其

線須魚必疏其網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音與鼓古字同禮記注密閉也說文踈通也

章明聖人不在物後已故所通必通線射也網綱也大鼓日賁朗明踈通也六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

用心俯仰順物升於天則為線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

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五臣於身

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合靈所借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

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跡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劍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此身則小身所重也此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此人

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五口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劍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閉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跡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

玄是以天地之顯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順深也周易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

日此章明事能通變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宏遠願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尋本而宗末 善曰法言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 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媿察火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 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

以儀天步魁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則淺深難察

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 善曰儀猶去象也 尚書大傳注 步推也說文曰魁日景也慎子 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外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觀也 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心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魁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和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 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心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

火之熱是以吞縱之疆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

作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大冰之性吞縱

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襄其勢暴也事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威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 史記魏將軍新垣行說趙使尊秦為帝曾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止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說文漂浮也 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 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也平放亂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一虐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巨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也櫓大櫓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燬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疆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



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劉曰

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  
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亨也善曰呂氏春秋注  
日數術也向日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  
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  
不及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

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

木之心劉曰夫曰木性而松柏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  
損無害也性善何畏雖陰晦而不駭其鳴此謂時累也  
能淫善曰莊子謂顏回曰燕受天損易無受人益唯淫  
侵也法言震風陵雨然後知履崖憐憐李執曰陵雨暴雨  
也併莫經切憐莫公切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  
易其節也足以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鳴  
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  
從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淫浸也

不卷終



